

少年史地叢書

印度小史



商務印書館發行

MG
K351.003050
1



3 2285 1417 4

印度小史

目錄

- 第一章 印度民族的來源……………一
- 第二章 亞歷山大侵犯印度……………七
- 第三章 回回軍侵犯印度……………一三
- 第四章 蒙古人入帝時代……………二〇
- 第五章 世界之光……………二六
- 第六章 歐洲怎樣尋覓海道來到印度……………三五
- 第七章 蒙古帝國的破裂……………四二
- 第八章 度普雷克斯的大陰謀……………四八

目錄

第九章	克萊武怎樣救了英人	五一
第十章	自黑洞到普拉西之戰	六〇
第十一章	亥得阿利和馬刺塔人	六八
第十二章	我們怎樣掃清了領到帝國去的道路	七三
第十三章	慘遭焚掠的地方	七八
第十四章	判查布的收入版圖	八四
第十五章	印度軍的叛亂	九〇
第十六章	英皇轄下的印度	九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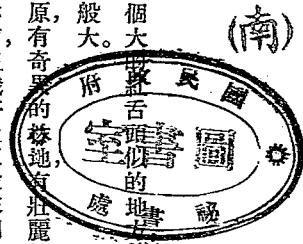
印度小史

第一章 印度民族的來源

如果我們翻開亞細亞洲的地圖一看，就可以看見有一個大舌頭似的地帶伸入南面的海洋裏。這便是印度國，她的疆域，和除去俄羅斯的歐洲一般大。

這裏是亞洲最秀麗的部分，有雄偉的山脈，有廣闊的沃原，有奇異的株地，有壯麗的河流。讀到下文，便知這裏的人民有許多種族，他們的祖先，都在幾千年前，組織著大軍隊來到印度；在得以安居於此之前，對於驅逐當地的土人，還有顯赫的戰功。

我們（英國人）是應當表示一種特別興味於印度的人民的，因在許多許多年以前，我們（英國人）的祖先，也和他們同宗同族。這祖先，便叫雅利安（Aryans）人。他們住在中亞細亞的高原上，以生以息，以庶以強，後來人口衆多，勢力澎漲起來，便有許多支派，要離開本土，去另覓新鄉。



約莫在基督降生前二千年的光景，約當亞伯拉罕到迦南（Canaan）時，我們雅利安祖先中，便有大隊的人衆，帶著他們的妻子兒女與家產，離開那高原上的老家。但是他們並非都向一條路上進行的。有的以爲向西去最好，有的，却又決定向東南去尋覓新鄉。

那些向著西方遷移的人，漸漸的佈滿了現在的歐羅巴洲，在數千年中，成功了那歐洲許多不同的民族。至於那些移向東南的人，跨過許多的大山，終究到了印度那塊溫暖的平地。在這裏他們發現了一種奇異的民族。這種土人，乃是世界荒古時代的遺民，我們現在對於他們的事情，卻是知道的絕少的。

這種土人打獵打仗時所用的傢伙，都是些石斧和別種石造的器具，我們在今日，若到博物院去，還可看見。然在他們之前，還有一種更爲野蠻的人哩。他們所用的瑪瑙刀及粗石器，今日在納巴達（Nabata）流域裏，也還常常被人發掘出來。

這些埋於地中的器具，便是賴以考查各荒古民族的惟一憑藉，然在雅利安人敬神時所唱的吠陀經詩歌，或稱「光明之神」裏面，我們又得着另一種憑藉：便是歌中往往提到他們所見

的印度土人，是「沒有鼻子」的人種。「沒有鼻子」當然是鼻準平扁的意義了，可見必是蒙古民族。這幾個字，很是要緊，因為藉著牠們，我們可以更遠一點窺入古世界的黑暗裏，而知雅利安人未來之前許久，還有這種蠻民，從蒙古一帶，跨過高山，來到印度哩。

那在他們以前使用瑪瑙和粗石的人種，為他們所戰勝，是無疑義的。可是雅利安人，比他們的文化，還來的高。披著甲冑，頂著頭盔，騎著戰馬，駕著戰車，弓箭、刀斧，無一不備，所以他們高視闊步的侵入印度，正和以色列人 (Israelites) 侵入迦南一般，所到處，蠻民飛逃，直到把印度狹部的起點，大納巴達流域以北地方，盡歸掌握方休。

這個流域，——流於其中的，便是納巴達河，——橫經那塊現在稱爲得坎 (Deccan) 地方的北部。叢林密集，山脈縱橫，那蠻野的土人，便憑高據險，以避去雅利安人，正和布里冬 (Britons) 人，利用威爾斯 (Wales) 的山境，很奏效的抵禦了薩克遜人 (Saxons) 一般。雅利安人雖有較利的兵器，然終不能打過山徑，而入得坎，所以只得滿意於得坎以北的區域而已。這塊北境地方，後來便叫做印度斯坦 (Hindustan)。

關於這些遁入山林的蠻族，最奇異的，是他們不但沒有滅種，並且還能不隨時代而進化，直到今日，頑劣無文，還是和初時一般。他們的後裔，仍居於印度的山境中，依算計，在今日的人數，大約仍有二千萬人。他們彷彿是荒古時代的活化石，仍是崇拜蛇、樹、山、河，以及一切對於他們，似乎可怕可異的東西。還有一層，他們的言語，也還和他們的祖先，在四千年前雅利安人未來之先所用的，一般無二。

雅利安人既趕跑了印度的土民，便安居樂業在這片新土，而成爲今日印度民族的始祖。如果你以他們既與歐洲民族，同屬雅利安族，而乃大不相同爲可怪，那末請你記取這兩大支的移民，一向歐洲，一向印度，從分別以來，已經好幾千年了。從那時起，這兩半的雅利安人，各有各的氣候，各有各的環境，已歷四十世紀。這便是今日所見的印度人和歐洲人，所以會有這麼多的異點的原故。

歐洲的雅利安人，大部分仍爲強壯而活潑的民族，而印度的雅利安人，卻已失去了這種偉大的性情。他們住在溫柔而暖的印度平原上，爲時愈久，便愈弱愈懶起來。因此到後來，別種強而

耐苦的民族，侵入印度時，雅利安人，便被打得落花流水，正和從前他們攻擊土民的一般。

可是正和雅利安人漸變懦弱一樣，這種新來的人，也不能免。印度斯坦的熱原裏，缺乏新鮮而活潑的海風，和提人精神的山境中的寒冷，所以性能耐苦的北方民族，一到這裏，剛把印度民族戰勝，便已爲印度天氣所降：堅決的意志，強壯的手腕，敏銳的目光，便一變而成恬靜的容貌，斯文的手腕，如醉如夢的心神。

由此看來，我們就知道因爲什麼，這個國度裏的居民，會屢屢受人侵襲，又爲什麼在英國人沒有宰制全國，肅清擾亂以前，印度的歷史，會是一個可怖的戰爭，殘殺摧毀的長故事。便是印度各民族，一起聯合起來，成功一個民族，外來的侵侮，尙不能免，何況他們又是分而又分，各族有各族的宗教，各部各有各部的風俗，且有多數互爲切齒的深仇的呢。

所以印度民族這四個字，是聯絡不起的。域中不單在民族上，言語上，彼此相異，像歐洲的塞爾特 (Celt)，丁頓 (Teuton)，羅馬，司拉夫 (Slav)，互相歧別一般；並且還有兩種宗教，一名印度教 (Hindu) 一名回回教，彼此尋仇，到如今，還是互相反對的。

（譯者按言語不同，不足以爲統一之障礙。瑞士國裏的各州治，有的說法國話，有的說德國話，還有一洲，說意大利話，然仍不失其統一的精神。便是一個例證。至於說民族歧異，宗教不同，便沒有統一的可能，更是一面之辭，未足爲信。試問印度因民族複雜，宗教不同，尙且不能統一；那末，英國本已有了國教，本已包含着許多不同的民族，今又吞併印度，那豈非民族更複雜，宗教更歧別了嗎？怎樣又能統一呢？）

因此，印度而欲得到一個強有力而能統一的政府，惟一的法門，只是受別國的宰制，而這所謂別國的，又應和英國似的，建國於寒冷而不失其活潑精神的氣候中，因而所遣派的官吏，兵士，民僕，都滿有能力，可以保守土地，使印度國中各種各族，不致再起紛爭。其實，話又說回來了，今日住於印度的雅利安人，不過爲一部分同族的人的子孫所治理而已，因爲前已說過，當印度人的祖先，超越北部高山，來到印度平原時，他們的族中，又有一部向西移去，便是我們（英國人）的祖先。

（譯者按：日本人主張中國該歸他們治理，所藉口的，也不外乎這兩個理由：（一）中國不能

自治，必須受治於人；（二）有治理中國的資格的，以同文同種，而位置又最適宜的日本為合格。閱者若以為日本人對於中國的行徑，是侵略主義，帝國主義，英國對於印度所持的主義，也不可被作者瞞過。）

這一章所講到的，是遠古印度歷史中的黑暗時代。那時的細情，我們知道的很不多。可是讀了這章，我們便能對於下文所講，更有興味，正和要知道一株樹的性質，必先曉得埋於地下看不見的一切巨根，才能更有興味，理由相同。

第二章 亞歷山大侵犯印度

上章所述的事情，遠在許許多多之前，所以讀的人和寫的人，都似乎覺著不大清楚，譬如在黑夜裏提著燈籠尋物一般。

這一章講到第二個時期了，其中事迹，看上去雖較明晰，卻仍或隱或現於稀微的晨光中期裏的大事件，多是大侵略，大爭戰。所幸其中尚有一件，因為侵犯的人所帶的軍隊裏，有許多著述

家與科學家，一到印度，便把各人所聞所見，詳詳細細記錄了下來。因之，我們對於那時的事，還是這一件，特別知道的多些。

這件事是什麼呢？便是亞歷山大率領希臘軍隊侵犯印度。這事的發生，乃在西歷紀元前三百二十七年；印度和歐洲的直接接近，即以此為第一次。然在這事之前，印度二字，歐洲人也會聽見過的。印度的貿易品，早已達到埃及及與巴力斯坦，藉著這一國的商人，便被販到歐洲。所以賀馬曉得許多印度商品的古印名或梵語名；而聖經裏所載的印度製物，也曾有人為之開列長單。

但是直到希臘與馬西頓 (Macedonian) 軍隊，隨著亞歷山大的指揮，經過小亞西亞 (Asia Minor) 和波斯 (Persia) 來到印度時，歐洲人和印度人，才作面對面的晤會哩。這一次，實是一千年前，他們的祖先，分道揚鑣後，兩半部的雅利安人，第一次的會面。我們現在，固不能不以亞力山大軍中那些精巧的歷史家，科學家的記載，已經軼失為缺憾，所幸他們的著述，還有許多，可以東鱗西爪，斷簡殘編的發現於古代著作家，如斯屈拉波 (Strabo)，普利尼 (Pliny)，亞里安 (Arrian) 等人的遺著裏。

我們知道亞歷山大，渡過了那印度，因以得名的印度斯河 (Indus River)，便指轟東南，到一塊位於海達泗披河 (Hydaspes)，或現稱的吉拉木 (Jhelum) 河上的地方，名叫遮拉爾浦爾 (Jalapur)，的那裏去。其時印度那塊地方的國王，名叫波勒斯 (Porus)，也是一員大將。很早的時候，他的探子，已經把亞力山大的來路，告訴了他。所以他便預備了一個大軍隊，戰象二百頭，戰車數百乘，開到河岸，去制止侵犯者的渡河入境。

亞歷山大立即知道在這個地點，大軍是必不能夠渡河的，便把大隊的軍兵，藏在幾個小山後面，卻去探覓別處無備的地方，預備偷渡過去。探子不久，就在上流十里處，尋到一塊地方，河中有個林樹叢雜的小島，河那面，又有個山嘴，也是樹林密集的，因此若從這裏潛師渡河，很是容易。爲使波勒斯以爲他們尚在對岸等候機會起見，亞歷山大便把大部份的人馬，留在遮拉爾浦爾，自己只帶六千步卒，一萬馬卒，秘密悄悄的，經過小山間崎嶇的深谷，來到探子尋得的那塊地方。這樣的計畫，使他足足繞了十七英里的道路，到中夜時，方才達到目的地點，便在風雨交作，雷電爭馳中，渡過河那邊了。

波勒斯也不是忽略的人，沿岸一帶，寸寸節節，都有守望的兵卒。所以一得希臘軍隊，已由上流渡河的消息，立即遣派他的兒子，帶著戰車馬隊，去制止他們。於是兩下交鋒於離渡河處二英里的地點。這場惡戰，殺得分外驚人。結果波勒斯的兒子，殺死了亞歷山大所愛的馬——有名的布西非勒斯 (Bucephalus)。亞歷山大，卻殺死了這王子自身。

這場惡戰，卻給了波勒斯一個布置軍隊從容迎敵的機會。所以亞歷山大到時，印度軍已經排成了一條四英里長的陣線了。陣線的前列，每隔三十英尺，立著一個大戰象，後面便是一隊黑漆漆的步兵。至於戰車與馬隊，却安置在陣的兩翼。這種戰陣，必有很可畏的外觀的。亞歷山大帶著馬軍，馳前一看，便知那陣的正面，巨象當前，步兵集後，沒有可乘之隙。於是想到自己的馬隊，數目比波勒斯多，便決意從兩翼進攻。他的計謀，很是奏效。波勒斯的馬軍與戰車，當不住亞歷山大的馬軍，人多勢盛，就漸漸的圍到核心，和步兵戰象做一團了。

為自救計，波勒斯發令叫把二百隻戰象，衝突敵軍。這些大的動物，得著步兵的幫助，便向前衝去，希臘人為所逼退了，好些時候。於是亞歷山大急了，便叫衆兵，亂箭亂鏢，盡向象羣射去，至終

這些大動物，既受了傷，又著了嚇，便發狂也似的，橫衝直突起來，不論友敵，一律踐踏。這種景象，必然是萬分可畏的。波勒斯的軍隊，因以大亂，馬隊咧，戰車咧，盡成粉碎，他的步隊的陣腳，也爲敵人的馬軍所動搖。於是隔岸觀戰的亞力山大的大隊軍馬，就奪路過河，加入戰鬥。印度軍擋不住，立刻四散奔逃，而其中多數，都在退卻裏被殺。

波勒斯既敗，卻立即與亞歷山大，成了至交，這是著者所樂爲稱道的。此後亞歷山大又繼續趨向東南，因爲他曾聽見過恆河（Ganges）的偉大，極想前去一觀。可是這已做不到了。他和他的英武的軍隊，已經做到了他種軍隊從來做不到的事。他們從家鄉希臘與馬西頓起程，現已走了好幾千里。跨過了時人所不知道的大山，熱地，寬河，又戰勝了許多反對他們的強敵。

可是現在，印度的酷熱，和西南定期風裏的旋風，起始阻止他們了。我們應當記得，那時的戰爭，實比現在困難的多。現在呢，軍人都只穿著輕裝。交鋒時，通常也要隔開槍砲之力所能及的遠近。但在古代，打戰時，都是相離很近，拿著沈重的刀槍矛盾等物，互相決勝的；身上又穿戴著重的盔甲，所以一個人，若不是強有力的體育家，在那些兇猛的戰場中，實在很少得生的希望。

又經過了一年多的惡戰與遠征，亞歷山大的軍隊漸漸覺得他們已經走得够遠了。不單是有許多的仇敵，和深闊的河流，橫阻於前，且在後面，也興起了仇敵，要在他們偶或失利而向回退卻時，截斷歸途。因此，大家都想回家，而亞歷山大雖然十分的不願意，也只好在俾阿斯（Bis）河的岸邊，班師回去。這俾阿斯河，便離好幾百年後英人與塞克人（Sikhs）交鋒大戰的索布刺溫（Souron）戰場不遠。

我們不必又隨著這馬西頓大王的軍旅，半由陸地，半由海中，一路退回波斯了。所要說的，不過是他們在北印度各處地方，建了城市，置了守兵，而這些古希臘城市的遺迹，在現代還能在許多地方看見。便在今日，亞歷山大的巨名，在印度每一個小村落裏，還是受人尊敬；村中的醫生，還在那裏，自誇所用的藥，是希臘人所會用的呢！可是，以我們的眼光往回瞧，只覺得亞歷山大和他的軍隊的遠征，不過是個希奇的冒險：時間問題，已把這事的效果，盡數抹出了。這件事，一點也沒有把印度人西方化，便在歐印兩地的聯合上，也沒有做到什麼歷久不渝的地步呀。

第二章 回回軍侵犯印度

到了這裏，我們又得很匆促的，度過一個好幾百年的時代了：印度人已經任其自爲生活，便沒有可靠的著作者，告訴我們，他們所遇的事情的。那時候的一切故事，都充滿了戰爭，侵伐和印度英雄的奇績，十中有九，只是浪漫無稽的寓言而已，我們從中簡直得不到一點兒真的事實，直到西歷紀元後七二二年，回教軍侵入國中。回軍和亞歷山大一般，也帶著歷史家和記錄者，一同到來；他們雖然並非盡美，却是記載實事的心，比較創造寓言的心，來得急切的多。

他們把印度北部，和西北的一切民族，都引歸回教，但在印度本土，卻只留住了四十年，即便離開；重到時，已在二百餘年之後了。到九九七年，當斯汶(Sweyne)和加紐脫(Cannite)治理英國的時候，在阿富汗(Afghanistan)一個名叫嘎自尼(Ghazni)的地方，有一個兇猛的回教皇帝，叫做馬穆德(Mahmud)。他見印度人，不屬於他的宗教，十分惱恨，便決意要施以攻擊，把他們的國家，搶掠幾番。

他曾十二次侵犯印度，每次都是印度軍打敗仗。雖然他並沒有留居此地，却搶掠了無量數

的珍寶，打破了許多的寺院，毀滅了廟中一切的偶像而歸。

他對於印度的末次侵犯，有件趣事，很有述說的價值。嘎自尼的馬穆德，聽說印度有個大寺院，他還沒有看見。院址，坐落在西部印度的海邊，名字叫做索姆納斯廟（Temple of Somnath）。

這個廟裏，有個大偶像。馬穆德是很惡偶像的，就立心立意，要再侵入印度，去毀滅牠。其時，大家都說廟中藏著無量數的珍寶，歲久年深，愈積愈衆。在馬穆德的心中，或竟以為把珍寶帶回，和打倒偶像，有同等的好處，也說不定呢。不管他的動機怎樣，他總帶了軍隊，再入印度，作那十二次和末次的遠征了。

印度的王子，沒有一個能夠阻止他。可是有多數的印度戰士，都跑到那個大廟裏，因為這個廟的四周，有堅固的圍牆，和強有力的堡壘，藉著圍牆與堡壘的幫助，這些勇敢的守兵，可以出其死力以抵禦馬穆德的各種攻擊。但至終防禦的人，看見不能再和這巨大的阿富汗軍隊相持了，便乘黑夜逃上船，搖入海去。

第二天，馬穆德的軍隊，再施攻擊時，城上已經一個保衛的人都沒有了。不久馬穆德便和他

的將士騎馬入門，只見全廟已和墳墓一般的靜寂。於是他們就仔仔細細的把這所大廟間間闔開，澈底嚴搜，可是終於一點也查不出那聞名已久的大寶庫。他們心中莫不以爲這是護衛的人，把寶庫帶走了吧。

無論如何，馬穆德是決定要把那座直立中庭的巨偶像毀滅了的。可是當他手裏拿著大斧，走進中庭時，只見一大羣的僧人，從一個祕密的藏匿所裏奔出來，哀求饒恕他們的神道。他們說：廟中的寶藏，已被移出，正和馬穆德自己所猜擬的相同；可是他們情願出一筆大款給他，只要他不傷害那站在面前的神道的石像。

但是馬穆德拒絕他們的哀懇，這樣說：「滾開！我來，爲的是毀滅偶像，並不是要來賣牠們。」於是舉起重斧，對準石像，便是儘力的一擊，聲震全廟。馬穆德和他的將士，這才驚的呆了！那偶像破成兩半；裏面是空的，石頭又很薄。不但如此，裏面還有無數的寶石，金剛鑽，和洪水一般，瀉了出來。這便是廟中祕密的寶藏。一代一代傳來，廟中的僧侶，把所有的最美最貴的珍寶，貯藏在大偶像裏面，已成一種風俗。若不是馬穆德的大斧，阿富汗的侵掠者，恐怕永不會尋得著牠們呢。

馬穆德立刻帶著這一大堆的珍寶，和那壯嚴華麗的檀香木做的大廟門，啟程回家。但是他的歸途，是非常艱險的。印度軍隊，日夜不息的追擊他。印度僧人，詐做他們的嚮導，把他們引領到辛德 (Sinde) 的荒涼沙漠中，因此，數千軍士們，又渴又熱，一個個都發狂似的了。所以他的大軍，得以回到嘎自尼城的，只有一些軟弱而疲敝的殘餘軍隊。

從那時起，直到一一七六年，印度的歷史，繼續着是個不斷的戰爭流血，而毫無結果的故事。但是到了一一七六年，却有一件要緊的事件發生。一個偉大的阿富汗酋長，名叫穆罕默德哥來 (Mohammed Ghori)，戰服了印度斯坦的大部分。他並不像嘎自尼的馬穆德似的，以毀壞偶像，搶掠珍寶為滿足，却在印度建設了一個回教王國，並且役使印度人，和戰勝者威廉 (William the Conqueror) 於黑士汀戰 (Battle of Hastings) 後，待遇薩克遜人一般，這一回實可說是印度有個似乎強有力的政府的第一次。不過穆罕默德哥來一死，這王國便又分裂起來，而在各回皇中間，又發生了長期的戰爭，都想獲得至尊的王位。那時的情形，正和薩克遜英國，正在或前於赫普忒啓 (Heptarchy) 時的情形一般。印度的王子，固也時有崛起而自謀獨立的；可是大致

說來，印度人民，這時實被視為劣級的人種，備嘗可怕的壓制淫威啦。

從下面這個故事裏，我們可以略略的知道當時殘忍的情況。這件事看起來，似乎非常可怕，其實也不過是發生於當日的印度，許多同等可怕的事中的一件而已。在英國，正是愛德華一世 (Edward I) 在位的時候。

那時候，印度最大強國，是德利 (Delhi) 的回教國；在位的皇帝，名叫阿拉丁 (Alau-d-deen)，在「天方夜譚」 (Arabian Nights) 那部書裏，這名字是寫做 (Aladdin) 的。在印度 斯坦 的西南方，有一族勇敢的印度人，名叫拉奇普特 民族 (Rajputa) 的，自力建造了一個王國，牠的京都，便是莊嚴壯麗的赤托爾 (Chitor)，為阿拉丁 所決意要取的。

阿拉丁 會集了大軍，侵入喇其普他拿 (Rajputana)，便把赤托爾 包圍起來。這個城，是建在一個大的多崖石的小山上的。城中的宮殿與廟宇，居高臨下，可以望見四周的地方。牠的堡壘，包圍著許多的大建築，至今仍屹立於向日所建的山頂，大有一夫當關，萬夫莫開的氣概。

拉奇普特 人糧食未盡時，雖處四面包圍之中，對於回軍的各種攻擊，都能抵禦，毫無破綻可

乘。可是城中的糧食，終於用盡了，守無可守，危日已臨，於是他們便召聚會議，決定此後的方針。只有兩條道路——不是降，便是死。可是這自尊的拉奇普特人，毫不躊躇，卒取了死。他們的妻女，知道會議中的決定，也都同意，說死是上策無疑。

於是他們就預備了一個大的自盡典禮，雖然可怕，但在那種無法無天的時候，却非常有事情。大堆大堆的柴薪和引火之物，加於其上的，便是他們所有的珍寶，就在堡中一個小山上，堆了起來。各事俱備，皇后就帶著全體婦人，共有一千三百人，會集在一個大的送葬的行列裏，——一個一同死亡的送葬，——整齊嚴肅的，向那木料大黑堆所在的地方進行。

圍立於柴堆的四周，便是拉奇普特的戰士，穿著深黃色的禮衣，拿著明閃閃的戰刀，和點著的火把，預備去成全他們妻女們的可怕의犧牲。婦女們一起上了柴薪所築的大臺，火把也就立刻加上。等到火光火焰，已從這可懼的爐竈裏，騰躍而起，拉奇普特人，就拉開赤托爾的城門，帶著刀，衝將出來，向他們的仇敵，做末一次的決死的衝鋒猛戰。

其中多數，都被斬殺了，只有幾個，逃入阿剌發利山裏 (Aravalli)。於是阿拉丁帶領軍隊，穿

過死人堆，進入赤托爾的大石堡。但見城中的婦女自焚堆，還在發生火煙火焰呢。所以到底德利的皇帝，除了拉奇普特那坐空城以外，什麼也沒有贏得來。這個故事，恐怕是眞可怕的，但是牠能使我們窺見在一五二六年以前，或蒙古人沒有在這裏建造較爲穩固的政府以前的印度歷史的一斑。

蒙古人掌政之前，國中的情形，幾乎是個連續不斷的戰爭。與戰者便是各回教的皇帝，王子，和將軍，人人都以奪取政權，佔據德利大城爲目的。但這一切的内爭，突於一三九八年，熄滅於帖木楞 (Tamerlane) 的大侵犯。帖木楞帶著大隊的韃靼猛士，掃除當於其前的一切東西。所經的地方，充滿了殘殺與摧毀，簡直和遭了大瘟疫一般。像德利那裏的大城市，曾爲政治的中心的，都遭搶掠，繼以焚毀。那時的景况，簡直似乎一切的事物，都要重新起頭一番了，而自帖木楞去後，一百五十年間，印度竟沒有強國。其實隨於這件事之後的，只是一張大空白吧了。爲期一百廿五年，便是從英國理卻第二 (Richard II) 起到亨利第八 (Henry VIII)。

空白盡後，回教執政與將軍，各自立爲君，對外則互相爭戰，對內則壓迫他們的印度子民。

如是者又經過了許久。至終德利的羅第 (Lodi) 君王，勉力圖強於紛爭擾亂之中，勢力漸厚，便把近隣較弱各邦，蠶食起來。可是到這時候，印度從未見過的大征服者，已將到了北方大山的那邊，在喀布爾 (Kabul)，有個蒙古王，名叫巴卑爾 (Baber)，正在虎視眈眈的向著印度，極思得一機會，得以率領大軍，進入印度的平原，而機會果然就到啦。

第四章 蒙古人入帝時代

最後德利的回教皇帝，暴虐無道，已臻極點，於是澳德 (Ordh) 貝哈爾 (Behar) 和判查布 (Panjab) 三省，相繼離叛，並遣使到喀布爾去，求巴卑爾降臨，幫助他們。

巴卑爾並不是個坐失機會的人，他的軍隊是早已預備好了的，隨時可以出發，所以並沒有一刻時辰的延擱，已經越過高山，跨過印度斯河而前進了。可是德利的回君，也並不懶惰。他召集了一隊大軍，向著巴卑爾開來，兩下就相遇於旁尼巴特 (Panipat)。巴卑爾的軍隊並不很大，但他自己是當時的一個最能用兵的將軍，所以交戰之後，德利暴君的軍隊，便被他殺得大敗虧虛，

一蹶不振。

那些求救於他的人民，看見所怕的，已經消滅，便極想巴卑爾提兵回國。但這不是巴卑爾所願意的。他已經到了印度，他的意思，是要長住在這裏。他的軍隊雖小，可是他的領袖才能，和英國的愛德華一世三世或亨利五世相似。因此，兵士們，得著他的鼓勵，一個個既勇敢，又自信，就能百戰百克，以少勝衆，比英國的先烈，在克勒西 (Crecy)，波亞魯 (Poitiers)，和阿金庫爾 (Agincourt)，所戰敗的仇人，數目還來的多。

因此，從先請他到印度來的回教王子們，將軍們，雖能召集軍隊，嘗試著要把他向喀布爾趕回，而巴卑爾，竟能把他們一起打敗。最後，他們也就心悅誠服的歸服他，戴他爲君主了。他們這樣去做，是比較的容易的，因爲巴卑爾一來和他們同教，二來又不殘暴。在當日的許多領袖中，我們可以說，竟沒有一個，比他更好的。

我們所知道的他的一切事情，都是浪漫的，迷人的，神彩奕奕的。他是個軍人，同時又是個詩人；煩惱的時候，他能愉快，順利的時候，他又大量的很。他樂於冒險，喜歡勇敢的事情，同時他又能

享受智識社會的供獻。當時的情形，我們即從巴卑爾自己的著作裏面，已能獲得許多了。

但是他在生的時候，雖能穩坐帝位，他一死（一五三〇年），他的兒子休馬永（Humayun），就遇著革命了。激戰不勝，只得逃回喀布爾故鄉，留住二十餘年，才得重回。休馬永既走，德利的帝位，便爲一個名爲瑟爾汗（Shah Khan）的佔據。瑟爾汗，是個暴虐而有才能的人，在位期中，有六年，治績卓著；建設了許多好的公共建築；又造了許多好的道路，以改良國內的交通。

他死於一五四五年，圍攻某鎮時的爆炸。後此只十年，他的孫子在位，休馬永便由喀布爾率領軍隊，捲土重來了。沙奧（Gahind）一戰，打败了瑟爾汗的族人，便又重登他父親巴卑爾所贏得的帝位。可是他的大限已是不久，一天，偶爾不慎，由德利宮中，一處大理石的樓梯上跌下，即刻壽終。

雖然，蒙古人的帝國，至此已經恢復了舊的勢力。阿卡巴（Akbar），這帝系中一個最偉大的君王，便於一五五六年，以十三歲的幼童，踐登大位。這時，正在英女皇伊利薩伯登基的前二年。他治理印度，爲時四十九年，死於一六〇五年，正在英國這個大女皇崩駕的二年後。自他死後，蒙古

帝國，又過了一百年，共有一百四十九年；若從一五二六年，巴卑爾來臨的年代算起，那就共有一百七十九年了。

阿卡巴的大榮耀，他並非只是一個以力服人的東方方式的暴君，卻實是一個莊嚴偉大的帝國創始者；所建的國，在印度歷史上，乃是一個空前絕後的本地的國家。雖然他的後裔，在國家的光彩上，能夠發揚光大，不為無功，可是阿卡巴，卻特別的應被推為系中的最偉大者。因為在他的治理下，——他過後，從未遇過，直到英人入主斯邦，——一切種族，一切宗教裏的人，都受著平等的，公正的待遇；只要他們不謀反叛，所有的財產，都能平平安安的享受無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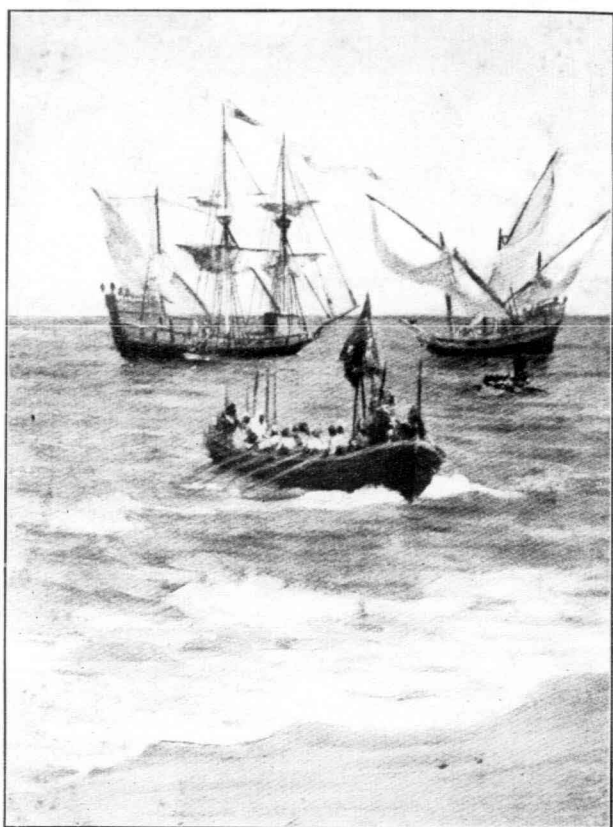
他以小孩即位，發現所處地位，在一個老年的攝政者的保護中。攝政者，名叫拜刺謨（Bair），多才而傲慢，從不讓幼君離開他的眼前。可是阿卡巴，雖只十三歲，卻機警過人，所以外面只裝做老實，沈靜，裏面卻時時在審機觀變，想逃出拜刺謨的掌握中。一天，他就說他的母親有病，必須騎馬去瞧，可是他那裏是去瞧母親，一上了馬，便疾駛到軍隊中，去尋朋友，藉著他們的幫助，就把此後他要自行理政的意旨，宣布出來。這便是拜刺謨的末日，雖然他曾嘗試著去煽動革命的

風潮。阿卡巴呢，平素雖然大量，對於這個年老的攝政者，卻非常的認真。

我們不必去描述阿卡巴所興的幾場戰爭，不過要說他四下裏，擴充疆宇，等到五十歲時，印度全部和我們現在所稱的阿富汗，都入叛圖，造成了一個偉大而且有好組織的帝國；賴以團結不散的，公正的治理，和給與人民的平等的利權，卻比兵力，佔了多半的部分。那時，印度人既不被人視為低級人種，也不強迫交納回教中人所不交納的稅捐。不但所納的稅一樣呢，印度人並也可以做政府中的高等官吏。他們的宗教也尊重了，政府並為他們設了法律，以資保護。

阿卡巴許多最大的勝利裏，有一個是把拉奇普特人，從切齒的仇敵，化為忠誠的至友。他們和德利的回皇，是世世以兵戎相見的。起初時，他們對於阿卡巴，也是盡情的反抗，可是阿卡巴以公平的待遇，給了他們許多的利益，至終他們也就完全為盛德所屈服了。他們雖然委質稱臣，卻並不為失望，因為臨於其上的，並不是貪婪無厭的暴君，不但如此，他們自己，都被封為帝國中的王子，名位職守，隆重尊榮。

所以有一次，在阿卡巴戮力疆場的時日裏，大軍失利，他自己逃入一條窄巷之中，幾乎就要



陸登特喀利略在馬嘎大哥斯華

遇險；幸有兩個拉奇普特的王子，左右衛護，始得衝出重圍。

原故是阿卡巴和他的祖父巴卑爾一般，並不是個嚴格的回教徒。他是個哲學家式的君王，喜歡把各種宗教，都加點兒研究。所以雖有一次，爲討好那些嚴格的回教子民起見，他曾步行二百英里，去朝拜一個大的回教禮拜寺，可是回教中多人，仍很憤怒於他，因爲他到底把印度人，待遇得和回教中人，一樣優異了。

但是他既是個有偉大而高尚的心情的人，就不去管這些小人們所思所說。便是因爲他比較當時一切的人，來得更正直，更仁慈，更大量，才能創設一個一百四十九年的大帝國呀！這帝國終於滅亡，原故是：最末一個蒙古王，阿倫塞伯（Arhaneh）盡棄先王之道，要壓迫凡不屬於回教的人。

阿卡巴的故事，和他怎樣建設蒙古大帝國的方法，對於英國人，是特別有興味的，因爲英國在印度的治理權，也是建設於公直良好的政府上，正和阿卡巴的政府相同。我們雖也和他一樣，常常要遇見許多的不滿意，——因爲總有些人，喜於已得之外，更多得些，——可是印度破天荒

的兩個真講究公平的政府，還只得算阿卡巴朝和英國入主時期。

第五章 「世界之光」

自機罕機爾 (Jehangir) 卽了帝位，帝國的歷史，就發生了一個重大的改變。前此政府的所以能够優良而有秩序，全是因為阿卡巴的堅壯而優美的人格所賜。可是先皇的偉德，新君一點兒也不具。所以雖然各種典章制度，仍然存留，而上下臣民，立刻就看出這新君，是個自私自利的人，全然不注意於優美的品行，超越的智慧和公正的判決。因此，上行下效，個個人都各爲自己的私利，圖謀競爭，而國利民福，就無人顧問了。

這種邪惡的風尚，是新皇自己領頭的。沒多久，機罕機爾朝，便成了一個叛亂，陰謀，與流血的最長故事。當時的情形，和阿卡巴的盛時，是怎樣的不同，可以於下文看出來。

機罕機爾卽位之初，第一件事，便是他在暗中支持的謀殺捨爾阿富根 (Sher Arfun) 一案。這人是先王的一個親信大臣，有超羣的勇敢，又有絕大的體力的一個人。他的外號，叫做打虎

將，因為他曾徒手打死一條大蟲。他的妻子，是個絕代的佳人，好色的機罕機爾，久想據為己有。所以在捨爾阿富根盡力奮鬥，雖然殺死兇手多人，而終以力不能支，卒被殺害之後，他的妻子，立被帶到德利去了。過了些時，她便成了皇帝的妻子，一點兒也不知道這皇帝，便是殺她丈夫的罪首。她乃是破天荒一個特別的婦人，蒙古帝國的歷史，到了這一時期，完全是這「世界之光」的故事。「世界之光」便是皇帝迷於她的美色，下詔賜給她的名稱。她的家族，也得了無上的隆寵，在皇族王子們的次一級，便是他們。她又被封為女皇，國中通用的錢幣上，於皇帝的名字之外，又鑄上了她的名字。這美麗而聰明的婦人，權柄如此之大，以致全國的政令，在名義上雖為皇帝所出，其實，常是「世界之光」所籌謀的。機罕機爾朝，雖是充滿了流血與擾亂，然在其他方面，却是回教歷史中一個最隆盛的時期，便是這女皇深智慧的大證據了。

她的權勢澎湃之後數年，皇帝的性命和皇位，卻為第三世子的叛亂所危厄，這世子名叫朱倫姆（Churum）王子，至終得以繼承父位，號為沙機罕（Shah Jehan）的便是。他是個無畏的軍人，曾在討平得坎的亂事裏，獲得很大的聲譽。他看見有這樣一隊強有力的軍隊，心悅誠服

於他，就暗殺了他的兄長，自立爲皇帝。

他的自立爲皇，若不是因著二個能人的反對，或者竟已成功了。這兩人是誰呢？便是那號稱「世界之光」的女皇，和一個治軍才能，與巴卑爾、阿卡巴兩人，並駕齊驅而爲當時第一的皇族大將，摩哈卑特罕（Mohabat Khan）。這偉大的女皇，對於朱倫姆王子或沙機罕，從來是不肯信任的。然而她又知道要使皇帝相信這王子是個危險的叛亂者，是件極其困難的事。雖然如此，抵制他的方法，卻終於預備妥了。那摩哈卑特罕，帶兵從北而來，一場惡戰，打敗了沙機罕王子，逼得他只好棄位逃生。

可是沙機罕有一個秘密的朋友在朝，藉他的幫助，那聰穎的女皇，幾乎爲他騙過去。這個朋友是誰？便是他自己的岳父阿徐夫罕（Azif Khan），機罕最信任他。他知道女皇的大目的，是想把偌大的帝國，歸給她自己的族人，所以便設了一個猛計，要把皇位奪給沙機罕。

他勸機罕把皇庫從阿格拉（Agra）移往拉何爾（Lahore），又秘密送信給沙機罕，叫他在半路裏要劫了去。這皇庫裏，藏著從大阿卡巴以來，世代累積的無量數的金銀寶石，藏便妥

藏在阿格拉大堡壘裏面。如果沙機罕果然在拉何爾的道上，下手把牠要刼了，那末，他便有充足的錢財，去賄賂皇家全體的軍隊了。

機罕機爾墜於計中，在女皇一點兒消息，都沒有得到之前，印了國璽的上諭，已經送到阿格拉的皇庫去了。這司掌皇庫的官吏，却是一個忠誠可靠的臣子。得到這個奇而突的命令，說要遷移皇庫，就不免有些驚異起來。因此，皇帝的命令，雖然不可不遵，他在遵行的時候，卻十分不願意，且心中充滿著不斷的盤算與懷疑。

可是要檢查記錄，登記新賬，從庫中提出那無數的珍寶盒，監視著加了封皮，然後把牠們妥當當的，載在一長行的駱駝背上，走這樣遠的道路，乃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這一切事，本就不能迅速的完成，而這位司庫的官，心中疑惑不定，又想故意儘量的遲延；在將要起程時，故意造出了許多花頭，就擱了又就擱；所以等到一切都齊備了時，却已過了兩個整日了。

突然間，一個報信的人，氣急敗壞的，跑進阿格拉堡壘，報說沙機罕已從南方，帶了一隊大軍，向這裏來了。立刻，這司庫官就穿穿了這場陰謀的全部。一息也不停，便把珍寶，重新放入庫中，又

遣派了一個信使，騎著健步的單峯駝，立刻到拉何爾去，報告皇帝他所做的一切。

這真算是一場傲倖。這王子太性急了，若不然，等到這無量數的珍寶，上了大路再來，必能得手的。可是現在呢，牠們是又平平安安的，放在他祖父阿卡巴所建設的大堡壘中了。他打破了城池，氣急了，就把城中的居民，大肆殺戮，可是那不可破的堡壘，和其中的珍寶，很藐視他。過不幾天，機罕機爾帶著大軍來臨的消息便到，而沙機罕又只得重演一曲逃亡戲。這次不比前番，後來回國，已在他的父親死了之後了。

機罕機爾和這美麗的女皇，其餘一部分的歷史，簡直比從古至今，人類理智所能創造的極無情理的浪漫小說，還來的奇。可是這裏，因為篇幅的關係，我只能說一說女皇怎樣對於屢次救國的大將軍摩哈卑特發生疑忌，怎樣嘗試著要把他擒入掌握，好去殺他，又怎樣在最後說通了皇帝，使皇帝也信摩哈卑特確有反叛的罪狀，好幫助她去設法擒拿。

但是這個將軍，極其精明，是難以擒捉的，他末次去朝見機罕機爾時，乃是領著一隊拉奇普特的大軍的，藉著他們，他就把皇帝從驚嚇中，劫走，可是仍以極優隆的敬禮，去待遇他。女皇曉得

了，就親身帶著大隊追趕，自己騎著大象，親冒矢石，渡過一條大河。可是猛戰不勝，自己又受了傷，再一看，已見自己的軍隊，爲摩哈卑特所敗，已在那裏蜂擁般的渡河回去了。最後魔哈卑特就把皇帝和女皇一同擒入掌握。然而這事的結果，尤其出乎意料之外。將軍既得全勝，卻宣布說，已冤已白，即無所求，如果皇帝允許從此以後，不再難爲他，他就情願把他倆釋放；便是在打破羅他士（Rhotas）時，所獲的那人，格蘭維徐爾（Grand Vizier），他也是不殺的。

皇帝答應遵守這口頭契約，女皇呢，美麗的面龐上，現著微微的笑容，也答應了。可是她的心裏，卻預備在第一個機會裏，殺死摩哈卑特。所以等到這信以爲真的將軍，把軍隊遣開後，她便摘去假面具，遣人去刺殺他。於是摩哈卑特只好拋去一切的財產而逃走了，女皇還傳令全國的官吏，叫把摩哈卑特，無論死活，只要捉來哩。

但當這個大人物，頭上戴著一個捉拿的懸賞，流亡在外的時候，連他自己都不曾知道他已有了一個強有力的朋友在朝中。這朋友不是別人，便是女皇自己的兄弟，沙機罕的岳父。曾爲他所釋放的格蘭維徐爾。

他知道這位曾在羅他士饒恕過他的性命的人，摩哈卑爾，乃是當時一個最好的將軍，最高尚的人格，並沒有犯什麼事，應受女皇的恨惡的。所以他就遣派了一個祕密使者，去見摩哈卑爾，告訴他說自己是他的朋友，且很希望見見他。摩哈卑爾得了這信，便一人一騎，獨馳四百英里，會維徐爾於拉何爾與德利中間某一塊地方。維徐爾看見老英雄這樣襁褓可憐，不覺就抱著他的頭，放聲痛哭起來。

這場會集的結果，訂立了共扶沙機罕爲君的契約，可是機罕機爾的暴卒，又把國事的趨向改變一番。皇帝既死，內爭可以平熄了，不意女皇又突如其來的，把機罕機爾的孫子布拉機（Brhadrata）王子，扶登皇位，而維徐爾也只得暫時的靜默一番。不但如此，他還幫助著新皇去取皇位，因爲那時沙機罕和他的附從者，還沒有現成的軍隊去扶佐他們。後來維徐爾終究遣派了人，去見沙機罕，並籌謀了一個極其巧妙，極其神奇的計策，暗中施行。

新皇聽信維徐爾的勸言，派了使者去見沙機罕，要求他的降服。使者既至，只見沙機罕躺在一張場上，口冒鮮血，好像就要死去的樣子。他回德利，便把這個消息帶回。不久這王子的喪報，果

然傳來，他的朋友，便都懇求皇帝，施個最後的恩典。把他葬在阿格拉的阿卡巴墳地中，布拉機聽得這個帶有危險性的叔叔已死，快意的了不得，即刻就答應了這個請求。

可是這件事完全是假的：這假死的人，並絲毫沒有疾病，至於病榻彌留那一幕，卻是一段極聰明的做作；藉著一口山羊血的幫助，竟完全騙過了那皇帝的使臣。維徐爾對於他女婿的死亡，裝的十分悲慟，要求布拉機親身到阿格拉去參觀葬禮。你看他趾高氣揚，一點也不躊躇，便帶著一小隊侍從，親自來到阿格拉。可是不先不後，適於其時，沙機罕也騎著馬，帶著大隊人馬，隨著棺木一同到來。那布拉機看見滿平原都是些馬步軍兵，立即懷疑有變。總算見機的早，得以帶轉馬頭，速向拉何爾馳去，只聽見後面歡聲雷動，鼓角喧闐，原來是宣布沙機罕為全國之王。沙機罕便是這樣進了阿格拉堡壘，升了寶座，繼位為君的。至於布拉機的後事，卻無人曉得，可也有人信他已經逃往波斯。

至於女皇，世界之光，她的權勢，自機罕機爾一死，也就消滅無餘。從此她就隱退，把其餘的年華，都消磨於學問的研究，和寂寞的家居中。這奇異的婦人，她的蓋世無雙的美麗，幾乎一直到

老，仍不稍衰。她在這隱退的期中，發明了一種香料，便是那很有名的玫瑰油。她死於一六四五年。在機罕 機爾之死，十八年之後，死地，爲拉何爾。

機罕 機爾朝的故事裏，陰謀，反陰謀，戰爭，與叛亂，紛紜並起，頭緒萬端，而這種雜亂的情形，到他的繼位者手裏，還是一無改變。皇帝是換過了許多，可是各朝的情事，卻都和前王時代差不多。皇帝的寶殿，極其華美，一切東方的財富與光榮，都叢集在殿中。戰爭呢，與得坎的會長，戰於南，與波斯人和韃靼人戰於北，而凡皇親世子之欲奪位自立的，又自戰於國中。情形如此，而這個帝國，猶能不即崩壞者，都是大阿卡巴的遺風遺制，有以維持於不敵呵。如果除了這些競爭不講，那末，沙機罕對於帝國的光榮上，頗有光大的功勞，於後王中，猶當推他爲最。

爲紀念他的寵妻，——便是「世界之光」的姪女兒——起見，他發起建造一座全國最莊麗最美觀的建築於阿格拉，便是那塔日馬哈爾 (Taj Mahal)。建築材料，都是極其昂貴的，以無數的工人之力，十二年，方始造成。沙機罕又造了一個奇異的孔雀寶座，黃金做就，通身又鑲嵌著晶瑩奪目的珍寶。立於座後的，有兩隻孔雀，雙尾大張，也是鑲嵌著各種不同的真珠寶石，以表現自

然界的各種色彩的飾品中，有一個鸚鵡，和真鸚鵡一般大小，是用單塊的綠柱玉雕刻而成的。他又建設了許多別的有名建築，直到今日，仍是印度的奇異與光榮。我們實在可以這樣說：個個蒙古帝王，於身後，都留了幾個世界上最華麗的建築，而英國人呢，却建立了些最惡劣的。

一六五七年，沙機罕——在他的治下，蒙古帝國，達到了最高度的光榮，——却被襲於瘋癲。於是他的兒子們，立刻就依照老例，你爭我殺的，把一座皇位，搶奪得不成事體。那次競爭，至終的得勝者，是其中一個最狡猾，最能統兵的奧郎則布（Aurangzabe）。他囚住了他的父親，打敗了他的兄弟；他的弟兄們都逃走了。但是經過許多次的惡戰，一個一個都被擒捉了來，處以死刑。

我們從這章裏，已經知道一些蒙古朝盛時的事了，我們還沒曉得她是怎樣滅亡的。可是到了這裏，卻須把當時歐洲人，怎樣尋覓海道以達印度，又怎樣在西方各國的攘奪裏，英國卻能植立他自己的威權於印度國的海岸等情形先去考查一番才行。

第六章 歐洲怎樣尋覓海道來到印度

在十五世紀的末葉，忽然同時發生了世界歷史上兩件最大的事情。一件是美洲的發見，另一件便是環繞非洲的極南端，尋路到印度附近的海裏來。

當一四八九年，那勇敢的葡萄牙船長，華斯哥大嘎馬（Vasco da Gama），駕着小舟，初次繞到他們取名爲好望角（Cape of Good Hope）的那個地點，而航渡印度洋，到印度市鎮，喀利喀特（Calicut）時，世界的歷史的全部，都爲所改變了。這時以前，歐洲和印度及東方各國的通商，全部都得由陸路穿過敘利亞（Syria），或湖上紅海到亞歷山得利亞（Alexandria）來。所以土耳其大帝國，威尼斯人（Venetians），熱那亞人（Genese），藉著這個通商，都成了極富極強的國家，而歐洲其他各國，要買東方物品，除去照顧他們，更無別途。

可是現在，繞过好望角的海道，已經發現，於是東方的財富，便都要落入西歐各航海的家手裏了。到十六世紀的中葉，這事果然降臨，而這些新的冒險者，各爲壟斷這對於黃金的東方通商事業，便彼此競爭，烈而且久。

第一班來了葡萄牙人，然後荷蘭人英國人，相繼而至，——這些勇敢的海中人，所駕駛的，都

是些三四甲板的小船，三桅船，或荷蘭的平底船之類，比今日的游舫快艇，大小差不多。在我們現在看來，這些矮壯的小船，裝著很高的船頭與船尾，很笨的桅檣與帆桿，而能够冒險去航行這樣長而且險的海程，簡直是件奇異的事。可是牠們的堅壯，却彷彿和駕馭牠們，直入這茫茫大海的人們，一般的呵。

葡萄牙人在東印度，差不多稱霸了八十年。他們遣派了無數一隊的海軍，繞過好望角，戰敗了想來驅趕他們的土耳其船，就佔據了南印度好幾處，又建築一個莊麗的城市在果阿（Goa）。他們大發其財，在果阿的商人裏，一切用具與裝飾品，都是黃金所成。銀子呢，在當日簡直賤的沒人想到他了。

在那時候，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強霸在東印度兩印度兩處的全部，說這是他們「自己的私產」，因為他們是這二處地方的最初發見者。葡萄牙人久在印度建設海陸軍站，竭盡所能，把別國的商人，往外趕逐。英荷兩國的商人，因而同受重大的不公道，有時甚至於酷虐凌人，不堪忍受。但是那荷蘭人自因荷人國勢漸弱，乘機把他們擊敗之後，待遇英人的方法，仍是效人故智先

後相同的。

英國的商人，屬於東印度公司，這個公司，是成立於一六〇〇年，專以和東印度羣島中的丁香島（Spice Island）通商爲目的。他們對於印度本地的通商，倒沒有怎樣謀畫，至於像荷人那樣據地建堡以自雄，他們更沒有存心去嘗試了。他們僅有的願望，不過是想和平平的做買賣。如果不是因爲荷人那樣虐待他們，或者竟不會有這樣一個英屬的印度帝國發生，也未可知哩。然而荷人，是最恨英國的商人，棲身於摩鹿加羣島的，——雖然英商甚少，他們也不肯放鬆，——便於一六二三年，施以攻擊，差不多把在安波衣拿（Amboyna）的英商，盡數殺絕，方才罷休。在很長久的時間裏，英國人比較起他們的仇敵來，非常之軟弱，以致在荷人或荷人，每每很不當一回事的，把英國商船打沈，或故意把全船水手，一起溺死，或竟把英國的商埠，恣意的蹂躪摧殘。這種事情，雖是繼續不斷的遇着，然在歐洲英國對於荷荷兩國，仍是確守和平主義的。在那時候，消息達到本國，需時極長，如果我們（英人）的商人，不去自己預備交戰的事情，他們不爲荷荷二國毀滅於前，也必爲法國摧殘於後了。

幸而我們的商人，雖然暫時被安波衣拿的慘殺，驅出丁香羣島，卻在印度本地，覓得一塊預備給他們避難的地方。

我們當中，凡以印度的英國屬地發達可驚為榮幸的人，對於古者拉特（Corjora）岸邊的素拉（Surat）小鎮，必要感到一種特別的興味，因為這個地點，便是我們這莊嚴美麗的印度帝國發祥之地呵。一六〇七年，有一隻到丁香羣島去的英國船，被惡劣的天氣，驅到素拉；到一六一二年十二月，我們便從那蒙古皇帝——機罕機爾——處得到通商的許可。這個許可，所以獲得之故，大半由於印度人，對於我們的敬仰心。我們有個勇敢的海中人，——柏斯特艦長，——曾帶著兩隻船，德勒岡（Dragon）和何山得爾（Hosander），把一隊從果阿上來，以摧毀他們為目的的葡萄牙海軍，打得大敗虧虛，印度人見之，所以敬服。

好幾次，葡萄牙人帶領大隊的兵力，來攻擊我們，可是每次，都被我們打得大敗，損失甚多。三年後，英皇哲姆斯一世派了一個公使，來見機罕機爾，於是英國商人，又得了極大的幫助。這個公使，便是湯姆士羅公爵（Sir Thomas Roe），一個極其機警，極有能力的人，深得了蒙古皇帝

的歡悅。他寫過幾種很有趣又很可笑的紀念文，中有一段，告訴我們一天他怎樣查見了機罕 機爾宮殿裏的婦女，從窗戶裏窺看他，並笑他，當他站在屋外洋臺上的時候。哲姆斯時期的奇異裝束，在她們的眼中，所感到的可笑，必與我們現在看這種裝束，因而感到的可笑一般無疑。

那被荷蘭人，逼得不能在丁香羣島立足的英商，便都來到素拉。他們當時，固一點也想不到趕他們來此的憂患，正是要幫助他們，使在印度，建設一個莊嚴美麗的帝國呵。造物弄人，天道難測，有如此者。

此後四十年間，我們的商人仍是繼續著忍受荷人的襲擊。荷人的海軍和軍隊，從歐洲開來，往往把隨處遇見的英國人，盡情的虐待。一個老著作家說的好，他們對於英人所施的，是「殘暴，腐橫，和狡猾的設計，以相陷害。」而我們的商人，因為國王和議會自相戰爭，又得不到母邦的幫助。對於虐待，誠只好忍氣吞聲；但自克林威爾（Cromwell）當國，他的剛毅強健的治法，馬上就幫助了印度的英商，使他們堅守所獲，逐漸廓張。雖然，荷人那時仍在設法，欲攔錫蘭，仍在以野蠻的手段，時時乘機，攻擊我們的船隻及商埠哩。

所以在十七世紀查理二世王於英，奧郎則布王於印的時候，我國的商人，既經商，又打戰，實在無時稍息。查理二世曾大大的幫助了東印度公司，賜給他們一個新的，較為美備的特許狀，並且把他那葡萄牙妻子，不拉干薩（Barganza）的喀德隣（Catherine）的姪女——孟買（Bombay）殖民地，——也加入了公司的所有中。然在一六七二年，法國人也來到印度的海裏，在東南兩岸，佔據了好幾處地方。所以在那時候，仍舊一點也看不出，我們的商人，終久要在東方領土的大競賽裏，奪得錦標。

然而這事之後，不久，歐洲發生了好幾場大戰，從中法荷兩國，彼此猛攻，為日既久，便致兩敗俱傷，而英國才慢慢的，穩穩的，在亞洲的克服上和商業的競爭上，升到領袖的地位。

便是從那時起，英國才在印度的海岸邊，站穩了脚步。一六八五年，我們把孟買作為西邊的大本營，一六八六年，瑪德拉斯（Madras）又成了我們在東岸的主要商場，而青年約伯察諾克（Job Charnock）又在加爾各答（Calcutta）建設了一個殖民區。關於他，曾有一個故事這樣說：一天他帶著衛兵去參觀一個青年寡婦，火殉其夫的惡俗，——這種風俗，直到後來英人入主，

方才撲滅的。那個寡婦，長得非常嬌美，察諾克一見生情，就立誓，決不肯束著手旁觀。這樣一個尤物活活被火燒死。於是他便領著他的衛卒，用武力把她救出來，帶到他的寓所。他們倆卒成夫婦，快快樂樂的同住了許多年。

這三處地方——孟買、馬德拉斯、加爾各答——便是我們的帝國初建的基礎；便是從這三處起，這個帝國運動，至終推廣到印度的全部的。

（譯者按本書是英國人所著，所以處處偏袒英國人，而痛詆英國的仇敵——葡萄牙三國。其實當日的情形何嘗是這樣簡單的呢？）

第七章 蒙古帝國的破裂

末一個蒙古帝國的大皇帝奧則布在德利登位那年，正在一六五八年，克林衛爾去世的那一年。他登了位，盡反阿卡巴之所為，極力壓迫印度的人士。他不但強迫他們交納重稅，並且還把國中他們的壯麗寺觀，加以焚燬，又禁止印度人，不得再供職於政府中。

一個拉奇普特的大領袖，烏帶浦耳 (Udaipur) 的拉納拉奇新 (Rana Raj Singh) 曾有一封抗議書，上呈於他。書中之言，大可以幫助我們明瞭帝國中所發生的改變。他這樣寫：『陛下的皇祖古拉丁阿卡巴 (Gul-i-ud-deen Akbar)，治理國事，既尊嚴，又妥協，五十二年，國中人民，無論其為信奉耶穌的，信奉摩西的，或信奉摩罕默德的，俱各與隆；無論其為婆羅門教，或無神教，都一樣得著他的恩惠……機罕機爾雖稍遜，然而恩澤及於百姓，又二十二年……降至光榮的沙機罕，正直寬容，宜其獲得善報，故在位三十二年，而名垂不朽……』

下文接著便詳陳着與郎則布朝和以前各朝嚴格的比較。但是一切的抗議，都是徒然的。印度人羣集一處，以保護他們的廟宇時，他却派遣巨象，去踏死他們。於是那一百餘年似已滅迹的印度爭戰精神，便死灰復燃了。拉奇普特人，重整干戈。在更南的得坎，又有一種習為強盜的印度人種，叫做馬刺塔人 (Maharatas) 的，世居山中，得到一個大領袖管伐其 (Sivaji)，做他們的會長。在北方，又有一個印度改革家，喃罕克 (Nanuk) 創立了那以爭戰為能事的教派，古盧哥溫新夫 (Guru Govin Singh) 便是後來查布那強盛的塞克 (Sikh) 教團的雛形。

這些新仇敵裏面，胥伐其是最聰明而且最勇敢的。他簡直是個印度的洛賓呼得（Robin Hood）。他和得坎的各個小的回教王國爭戰甚久，他的狡猾真是異乎尋常。有一回，俾查普爾（Bijapur）的回君派了一隊大軍去懲罰他搶掠不已的罪。胥伐其並不逃跑，只裝做十分惶恐的樣子，請求饒恕，並懇求那派來的回教將軍，只帶一個侍卒，到帕塔布加（Partabgan）山堡的附近，來接受他的親身投降。但在胥伐其的本心，實是詐降，要想乘機行刺的。他最長於運用兩般兵器，都極可畏：一是藏於袖中的灣形匕首，一種是用環圈套在指上的鋼製利爪。手掌合時，這二物毫不露眼，手拿一伸，可怕的兵器便出現了。

在約定的時候，那俾查普爾軍隊的首領，便穿著白的綿紗衣，帶著一個從人，站在小山的一個四通八達的斜坡上等候。但見那苗條而瘦小的胥伐其，也穿著白衣，帶了一個從者，從他的堡壘下山來了。其實胥伐其在白綿紗外罩之內，是還穿著連環軟甲的。左手套著致死的利爪，右袖藏著殺人的匕首，便在一鞠躬裏，來到將軍的身旁。

他已緊靠在將軍的身傍了。立刻，在將軍尚未發覺他的危險之前，那利爪已掐入膚肉，匕首

已插進當胸。其時胥伐其的強盜隊，已從秘密的小徑，伏行而前，把回軍的大營暗暗包圍了；一見主將得手，即便殺入軍中，把那猝未及防的軍隊，殺得四散飛逃。

奧郎則布，不但不幫助俾查普爾和哥爾昆達（*Golkonda*）的回君，平定胥伐其和馬刺塔人的擾亂，反而乘機吞滅了這兩個小王國，以擴充自己的版圖。可是無論他怎樣狡猾，他總也不能滅了胥伐其和馬刺塔人。

他曾設過一個方法，把胥伐其誘入德利城，可是胥伐其查出奧郎則布並沒好心，便扮成一個賣花郎，溜出城去了。他也被追及，但經過許多的冒險，終得安抵山中。後來奧郎則布又派了一個皇家將軍社斯達罕（*Shaista Khan*），去征討他。將軍帶了軍隊，尋到普那（*Pona*），而胥伐其卻音信俱無。忽於一日，有個送親的大行列，歡聲四振，進入鎮中。經過社斯達罕的屋前時，社斯達罕正在宴客。突然之間，行列中一大部份的人，各各拔刀在手，殺進屋來。原來這個行列便是胥伐其和他的人所喬扮的。將軍幾被擒獲，幸得跳窗而免，但他的兒子和許多從者，都被殺害了，而胥伐其等，仍是平安逃去，無處捉拿。

奧郎則布嘗試了各種的詭計，想捉住胥伐其。一次，他又派他的兒子去得坎掌兵，並於暗中，叫他詐起一個叛亂，反抗朝廷。許多人都和他互通聲氣，便是他最希望的那人，也從山中的堅堡中，送信說對於反叛，極端贊成，並極希望沙阿倫王子 (Prince Shah Alam)，能够把他的父王的皇位推倒。他又這樣約會，如果王子帶領軍隊離開得坎，他便爲他維持後方秩序，至他自己，卻因身體不好，只好暫留山中。

胥伐其是不肯冒這樣的大險的。後來看見反叛忽然終止，沙阿倫成了假虜俘，幾個從叛者，卻盡得斬罪，他必是很快樂的。至於奧郎則布，雖捉不到胥伐其，卻喪失了他兒子的信用，使他此後不能真起反叛，也必是很快樂的。

帝國之所以淪亡，大部便是由於奧郎則布的奸狡心，和猜忌性所致。凡未妥被監禁，或被斬首的人，沒有一個是他信靠的，因此，他的志誠可靠的朋友和兒子，也都叛親離，成爲仇敵。

所以戰雲四起，他雖老邁，仍是不知老之將至，頻年不絕的帶領軍隊，像隻老獅子似的，馳騁於疆場。阿富汗人反了，他便北伐；拉奇普特人叛了，他便西征；馬剌塔人亂了，他又南剿；但是從沒

有一處，被他完完全全的降伏的。原來這已經老朽的帝國，漸要分裂，正像一個沙灘，環於其周的大浪，已在動手把牠沖動了。

印度這時候的情形，是我們所應當知道的，因自奧郎則布一死，國中大亂，英國的權勢，纔得借助於我們常勝的海軍，四面八方的擴張起來。奧郎則布死後三十年，蒙古帝國受了一個致命傷。和古昔一般，從阿富汗山徑裏，又來了一次大侵犯。原來那山徑已不加守禦了，所以那狄爾沙（Nadir Shah）便能帶他的波斯軍隊，長驅而來。那狄爾沙以盜首始，也和晉伐其一般，以大克勝者終，卻和居魯士（Cyrus）和尼布甲尼撒（Nebuchadnezzar）一般。他的帝權所及，自幼發拉的河（Eufrates）直到印度斯河，盡上版圖。

那狄爾沙，相貌奇偉，眼如銅鈴，聲如巨雷，相傳他的氣概，如此可怕，人看見他，都會不知不覺的發起抖來。所以所到之處，蒙兵四竄，好似綿羊之見雄獅，莫怪他得以全勝之威，進入德利了。進城的夜晚，有些人民暴動起來，殺了他幾個兵士。第二天，他就報仇。從早晨八點，直至下午三點，波斯兵隊，槍，燒，殺，而他自己，坐在公共廳中，跳跳躍躍的，看着殘殺的惡景，幾同一個發怒的惡鬼一

般。城中的血都流成河了，街道裏都塞滿了死屍與燬屋了，這纔停手。後來那狄爾沙離此他適時，又把德利城中所有的寶庫，一起帶走，那有名的孔雀皇位，也在那次裏，帶到波斯。

那時候，馬刺塔人已經成功一個大的勢力，如同洪水一般，掃蕩印度的西方與中部，而全國驟然已同鼎沸一般了。印度人民，失了帝主，飄來飄去，直似大雷雨中的樹葉子，直到後來，屬於故帝國的各省，漸漸各成獨立的國度，人民方始稍安。這些小國，便是後來英國人櫛風沐雨，爭戰多年，總得造成的那個大帝國的各份子。這個大帝國，比蒙古帝國還大；而蒙古帝國，歷年愈久，便愈和一個越來越淡的影子相同啦。

第八章 度普雷克斯的大陰謀

在我們末後的勝利，還沒有實現之希望以前，我們還須戰勝另一個歐洲敵國呢。牠原是在設法要驅逐我們的。

我們的小史，現已講到十八世紀的初期。葡萄牙人和荷蘭人，已不再是我們的對敵，法國人

已經代之而興。笨第舍利 (Pondichery) 是他們在一六七四年創設的，現已成爲一個含有七萬居民的名城；後來又佔領了成德拉哥 (Chandernagore)，也成了一個首要的殖民地。這兩處且都是位於印度東岸，與英國商埠相隣的。

領率的人，靈敏強毅，所以法國的進步，也和我們一樣可驚。現在他們彷彿要勝過我們了，故是英國的公司，組織和管理，都是商人所做的，除了貿易與利息之外，他非所圖。至於法人，新得了一個性情勇敢，目光遠大的軍人兼政治家，度普雷克斯 (Duplex)，做他們的監督，就看出了歐洲殖民地外的印度，已被擾亂紛爭，攪得天翻地覆，此種情形，如能利用，不但商業可振，還有一個帝國，唾手可得呢。

那時候，英法二國，相安無事，然在度普雷克斯的目中，已見戰爭之兆，便仔仔細細的，未雨綢繆一番。度普雷克斯，恭而有禮，機警有爲，剛毅不搖，因能得到隣地印度王子們的友誼。他在笨第舍利，既建築堡壘，又訓練軍隊，所以等到一七四四年兩國宣戰時，他是早已預備妥了。

度普雷克斯海陸全勝，英海軍只得退守錫蘭。只經一度短期的圍困，馬德拉斯便爲他所攻。

克英國公司的財產，全部爲他掠去；英國長官和僚屬，也被帶往笨第舍利，在他們的凱旋隊前徒步過鎮，如同俘虜。但他卻不曾取得數英里南的聖大衛（St. David's）堡。等到強有力的英國海軍來到，他便只得領率法軍，逃回笨第舍利，閉城堅守了。那時候，勝敗的形勢，頓然改變了過來。新到的海軍，帶來的，是隊精銳的英國陸戰隊，驍勇絕倫。因此，本地的英軍，得着母邦軍隊的救助，聲勢浩大，就能把度普雷克斯困在他自己的鎮中。但是我們的攻擊，是這樣一件不便的事，度普雷克斯，竟還能擊敗我們哩。他得了勝，又徧發信件，給印度土酋，誇示他戰勝英國海陸兩軍的大功，所以他的聲譽，在土酋中間，更加隆重起來。

因此，一七四九年，兩國協定和平條約時，馬德拉斯雖仍歸還英國，而度普雷克斯，卻已大得成功，本地土酋的傾向於他，比前更甚。

那始於此時的主印大競爭，第一次的接觸，便是這樣了結的。英國的兵力，海陸雙方，除在一兩處外，都因統馭乏人，既缺精巧，又少精神，極其可鄙。所以一切事情，在這時期，都彷彿是法國行將得勝的預兆。然而這場勝利，卻終歸於英人，原由有二，竟沒有一個，是當時度普雷克斯所能料

及的。一是青年羅伯克萊武 (Robert Clive) 得以派到馬德拉斯，供職爲書記，二是英國海軍在海上的威權。

第九章 克萊武怎樣救了英人

後此的故事，是既浪漫而又超卓的。其中有陰謀與反陰謀，有最惡的戰爭與最大的冒險，有英國人，心力堅毅，卒克自拔於完全失敗之中的豐功偉烈。

英法兩國的和約既成，印度的戰事，當然停止。但是度普雷克斯，好亂性成，不能守靜，所以雖爲和約所限，不能以兵力從事，卻深慮遠謀，又想到了克勝英人的別種方略。於是他便依着這新的方略去實行。

正在那時，適有兩個土酋，以互爭大位的原故，兩不相讓，惡狠狠的戰鬪起來。度普雷克斯一見，立即投身於亂中。且說英法兩國的殖民地，馬德拉斯和笨第舍利，本是同在一個沿海的省份——加爾那的 (Carnatic) ——裏的。那狡猾的法國首領，便設計要在這一部分，扶立一個與

法爲友受法約束的土酋，這便是他的第一條計策。第二條呢，比第一條還重要，便是在得坎，再設一個聽命於法的酋長。得坎乃是印度南方最重要的省分，所以度普雷克斯熟知如果兩計皆成，法國成爲國中的第一強權必無疑義，而英國就必一點兒也無關緊要了。

初時許久，法人的計畫，在各方面，都有所成。他們扶助加爾那的的僭君，打敗當地的王子，奪獲了京都，阿科特（Acot）。又帶着得坎的僭君，長驅來到得坎，去攻擊那裏的土酋。土酋沒法，求救於英，英人答應去助他，不料沒過幾時，他卻被自己所害，而法人乃得順順利利的，把他們所立的僭君，扶立爲王。所以各方面的勝利，似乎都屬他們。得坎已歸掌握了，加爾那的也差不多全是他們的領土。

直到這時候，勝利是完全屬於度普雷克斯的，而英人於此，也覺得自己的地位，危險萬分，從來所未有。他們在寄回本國的信裏說：「我們的殖民區，不久要被法人完全包圍，食物或商品，也將爲所阻擋，不能運來。」果是如此，我們自必退出印度，而度普雷克斯的心願，也就達到了。然而在加爾那克，終還有一塊地方，沒有投降法人和他們所立的僭君。這處便叫做多里其諾波利

(Trichinopoly) 守將是摩哈默德·阿利 (Mohamed Ali) 便是由阿科特被逐而逃的舊君的兒子。

英國人知道如果這塊地方，再被度普雷克斯的本地朋友奪去，他們自己，便一點兒什麼都沒有了。於是多方羅致，好容易纔招集了二千人，去施以援救。但是消息傳來，他們也被趕退到多里其諾波利，處於四面包圍之中了。怎樣辦呢？軍隊所餘無幾了；官吏更少；如果多里其諾波利陷敵，我們之在印度，豈非要成虛話了嗎？

那時的光景，實在黑暗的很。然而便在這種黑暗的光景中，出現了我們的大英雄。他不但要去拯救那少數被圍的守卒，還要為英國贏得一個印度哩！

二十六年前，在英國馬刻德累吞 (Market Drayton) 一個小的士洛普細耳 (Shropshire) 鎮裏，誕生了一個嬰孩，名叫羅伯克萊武。長大來，成爲一個肆無忌憚的孩子，本地的人，都喚他做個勇敢的無益者；在他手下，有一班和他一樣的頑童，到處闖禍，馬刻德累吞的好好先生門，就稱他們做立志違法的人。所以他至終載往印度，去做東印度公司的書記，在衆人心中，實存著一種

賽馬幸去，衆得安居的情感。

他彷彿深有恨於自己生活的寂寞，與勞苦的無謂。一天，有個朋友來訪他，見他喪神失志的，對着一把手鎗坐在桌邊。「試對着窗外放一鎗看，你高興麼？」青年克萊武這樣說。他的朋友便依着做。一鎗既放，克萊武發言道：「我已經把這鎗對準頭部，放了兩次了，但兩次都沒有着火，所以我猜我的一生，或者還有一番事業未做哩。」

戰事既起，克萊武立即投筆從戎。他有好幾次，只是死裏逃生。那勇敢的精神，豪邁的氣概，不久便爲長官所注意。可是除此以外，他還具有出類拔萃的將才，不會實現，而實現的機會不久也就到啦。

多里其諾波利的守卒，已漸漸失望了，而堡外的敵人，鼓舞奮興，以爲城陷在即。不料突然之間，他們必勝之概，立刻化爲烏有。原來惡耗已至，說那爲法人所助以攻擊多里其諾波利的加爾那的王子，他的京都阿科特，已被英人襲了。

這消息，卻是真的。年青的克萊武把這個圍魏救趙的計策，獻給聖大衛堡的長官，桑得斯先

生 (Mr. Saunders)。桑得斯先生，以銳利的眼光，馬上看出他的聰穎，便盡力搜刮了不到五百人，隨他出發。說也可笑，這五百人中，多半是些印度兵，共有八員官長，其中六個，平生連放鎗都還沒有見過呢。

五日後，乘着一場極大的雷雨，克萊武和他的五百勇士，衝破了阿科特的守衛，城裏的守兵，望風而逃，加爾那的京城，便入了他的掌握。

這場燦爛的功勳，改變了時事的全部。自然，如果阿科特喪失，法國人和他的連盟者，便取了多里其諾波利，也是無濟於事的。所以他們決定，無論何等的代價，京都必須得回，而一萬人的兵力，便由多里其諾波利撤回，反攻去了。

當時克萊武已將全心全身，供獻給這個堡壘，躬率他的從人，苦苦的修理舊堡，建築新堡，屯積糧食，支架砲火。但是一切事宜，雖已齊備，本城的形勢，還是軟弱非凡。城牆是很低的，敵樓是頹廢的，環於堡外的濠塹，又是乾的。以五百人的兵力，而當一萬人的攻擊，在這樣一塊地方，大概再也沒有人敢存堅守的念頭吧。

但是克萊武竟堅守了二個整月，雖然戰死與病沒，不久便把他的小兵力，減至二百人。這個守衛的故事，實是最奇幻最浪漫的戰史中的一條。當時的人，莫不聞風興起的。那遠在摩拉利，萊俄 (Morari Rao) 山堡中的馬刺塔會長，聽見這個以少禦衆的戰事，也大受感動而發誓說，如果英國人能够像這樣去打仗，他們必不至於孤立無援。

所以一天，果然消息傳來，說有一隊救兵，後面隨着可畏的馬刺塔馬隊，雲集般的從馬德拉斯到來。法人和他的同盟者聽得，便決計要再舉一次最後的猛攻。在十一月二十五日的清早，——那日正是一個回教的大節日，——回兵正在與高彩烈之時，圍城的人，已經儘力量，圍着城，四面攻打起來了。

但是克萊武從探子口裏，已知道了敵人的來意，所以當攻擊開始時，城中早已預備妥協。那便是說，儘着那現已不滿二百名的殘卒的力量，預備去抵禦人數在二十倍以上的敵兵的事宜。其時敵人的砲火，已把城牆打破了兩處了，所以這兩處和兩個城們，便成了敵人攻擊的目標。

十一月的清早，日光初上，攻城的兵隊，已是鼓噪而前。列於陣前的，是一排巨象，頭包鋼片，若

撞到門上，必和活的撞城鎚一般。而克萊武和他的少數守卒，真可謂膽大包身，看了這種光景，竟毫不畏懼，只伏於壘下，把鎗彈連珠般，急雨般，向通到城門的兩條大道上，放射出來，勢不可當。那巨獸們，受了英軍的彈雨，又驚又痛，不覺發狂似的盡都翻身退回。這一退不打緊，那隨在後面的千軍萬馬，卻被衝得死傷不可勝數了。

這種兇惡的攻擊，共有一個鐘點。克萊武身先士卒，每一個危險的地方，都有他。有一處，城牆已破，敵人高聲呼喊着，蜂擁上前，差不多要被攻入了，但克萊武飛也似的奔到缺口處的礮邊，迎面就是幾礮，敵人當不住，便又紛紛退回下去。在六十分鐘裏，克萊武的二百人，共放了一萬二千排鎗，敵人方面擁擠着的前列，死傷絕多。他們中的最驍勇的，都已成堆的躺在堡牆之前，其餘的人，心寒膽落，也就不願再與英人的礮火，覲面相逢了。

阿科特的圍困已解，從這時起，法國的勢，日就衰頹。克萊武的守衛，異名遠振，在南部印度裏，無人不知。印度人都稱他做「戰爭中的無畏將。」他的名字，如此的驚人，足迹所至，總有以百數計的士兵隊，棄去法國的職守而潛逃。

然在我們至終得勝之前，還有好幾年的戰爭哩。但是就在三個月之後，克萊武又給了法國一個致命的打擊。法國的步馬礮三路精兵，探得阿科特的守卒，多數已隨克萊武出去了，便悄悄的衝來，意圖襲取。克萊武一聞這信，立刻追來。在阿科特的英兵，是已有準備的。所以法國的士兵，不敢再去攻擊這座致死的城堡，卻退轉來，擇地埋伏。所擇的那塊地方，形勢極固，又正當着克萊武的來路上。明月漸高，淡光四照，但見克萊武果然帶着軍隊，氣急敗壞，從這條路上追來了。

忽然間科味包克 (Coverdale) 的芒果林中，萬彈齊發，克萊武的軍隊，出乎意外，不覺大驚。然而克萊武並不停頓，馬上約退輜重等物，使兵士伏於左手邊的水溝，暫避，卻把礮隊提上來，對着法軍礮響處轟擊。法軍的大礮為數既多，形勢又好，克萊武的礮手，不過一刻，已死傷的極多了。克萊武看出如果不設法使法軍的礮隊，停止放礮，他的兵力，必要全部傷亡。

於是他便遣派恩賽因 (Ensign Symonds)，——讓我們把這個勇敢的軍官的名字記錄下來，——叫他帶領一隊選出的精兵，暗暗爬到法軍形勢的後方，去抄襲敵人的後路。辛蒙遵令而行，果如所願，到了陣後，便獨自一個，伏行向前，卻撞入一個站滿了法兵的壕塹裏。法兵

一見，大聲喊嚷，辛蒙不慌不忙，即用法語回復，法兵以為是自己人，便不再來盤查。

辛蒙既尋出了施行襲擊的地點，便從黑暗中，爬回本隊，帶領兵士們，人不知鬼不覺，來到敵陣中心三十碼之內。大家臥倒，對準陣心，便是一排鎗。這排鎗彈，來的出乎意外；只此一排，便已十足了。法軍一見後路被襲，驚惶失措，馬上棄陣潛逃，所遺的鎗砲輜重，都落入克萊武手中。所以這一役，不但沒有失敗，反得了一場顯赫的勝仗，而法國在印度的領土，也即以此役，為之宣告死刑。隨後克萊武和羅凌斯少佐 (Major Lawrence)，嚴迫法軍，斷其交通，破其多里其諾波利的圍城隊，俘其圍城隊裏的軍官。不久加爾那的和得坎的兩個法國所立的王子，又為馬刺塔人所殺，所以度普雷克斯的計策，完全失敗。又過了兩個失敗的年歲，他纔被召回國，名譽喪，經濟困窮，鬱鬱以終。

這場加爾那的戰事，有件最奇的事，乃是在全部時間裏，英法兩國，在歐洲始終互相和好，所以兩國的軍官和軍隊，雖然交戰於印度，在表面上，卻都假裝着以為是借給那些相敵的土酋的。因此，英國人不能得到英國海軍的助力，也不能去攻打法國的市鎮笨第舍利，而法國人也以

相同的理由，不能來攻馬德拉斯。此項奇異的情形，不久便停止了，但到這時候，英國人，卻又被攻於另一個新而更強的敵人。

第十章 自黑洞到普拉西之戰

孟加拉 (Bangal)，奧里薩 (Orissa)，貝哈爾 三個大省的統治者，名喚蘇拉耶多拉 (Surajah Dowlat)。年事雖輕，而頑惡之性，卻已成熟，懦弱而兼殘暴，性好復仇，恨惡英人，乃其本性。英人的逐漸富庶和強盛，他已大吃其驚，而適逢其會，英人又收留了一個他想致死的土人，以此愈加觸怒了他。

他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突率大隊軍馬，向加爾各答進發，並搶掠焚燬了沿途一切的村莊。加爾各答守卒很少，堡壘又弱，一聞這個消息，全鎮皆驚。如果那裏有個像克萊武那樣的勇士，可不就好啦！可是我們很憂鬱很羞慚的，只得這樣記下：官長 諸類克 先生與軍長 朗頓，棄鎮逃走。兩個懦夫，逃到河裏的船上，卻把鎮中的男婦老幼的性命，一起付與敵人，任其蹂躪而莫之稍顧。

那時是可怕極了，然畢竟尚有一個英雄，豪厄爾先生（Mr. Howell），竭力抵禦，又和蘇拉耶多拉謀和蘇拉耶多拉，本是允許了他們的平安的，然而至終爽約，造成了那齣可怕的慘劇，——加爾各答的黑洞。

在印度平原的酷夏裏，那焦灼的日光所發生的酷熱，這樣的厲害，以致空中的飛鳥，都會落在地上，喘氣噓噓。然而凡沒在這裏住過的人，決不能以想像，去理會到一七五六年六月二十日的夜裏，悶閉而死者所受的痛苦，是何等的激烈的。在堡中一個監守室裏，隔出了一個十八英尺見方的地方，作爲獄舍，而以棍劍，驅逼而入這麼黑暗的狹小的獄舍裏，使受窒息之刑的，卻有一百四十六個男人和一個女人。

勇敢的羅厄爾，雖有忠告之言，卻爲這駭絕了的羣衆所發的痛哭聲與悲哀聲所掩沒。有的躺了下去，便被狂呼以求空氣和水的人，踐踏而亡。那些獄卒，猶其可惡，只拿一點兒水來，引誘這焦渴如狂的羣衆，致使他們，我爭你奪，互相踏斃的不少；而對於他們請將已死將死的人搬移出獄的要求，卻只加以玩笑。所以那個可怕的夜，一刻一刻的過去，哭聲鬧聲，也一點一點的稀少，等

到天亮門開時，在這黑洞裏疊著的屍首堆中，只有二十三個人，還是活著被擡出來，其中一個，便是那個婦人，喀來夫人，她的丈夫，卻已經是悶死了。

我們的不幸，還不止此，那時英法兩國，又在開戰了，便有一隊精壯的法兵，在歐洲預備着，要開來攻擊印度的英國屬地。克萊武在馬德拉斯略為息得一息，即便帶兵衝向北來，要在法軍達到東岸之前，先把加爾各答恢復。幸而法軍的來臨，延擱了二年；克萊武和滑特孫提督（Admiral Watson）乘着機會，果然光復了加爾各答。

這件事裏，發生了一件意外的事，很有趣。一次，敵人正守着威廉堡，克萊武當時所要攻擊的那個地方，適有幾個英國來的水手，上岸幫助克萊武。其中有一個，名字叫特拉罕姆（Trahnam）的，偶爾酒醉，黎明時，出外胡跑，卻到堡邊。見堡牆上有一壁穴，乃是被我們的礮火所打穿的，便一伏身爬了進去。他馬上就發見他自己，已在守卒當中，可是蒙了酒，毫不懼怕，立刻亂放手鎗，亂揮佩刀，左右衝突的極其凶猛，並高聲大呼道：『我已取得這堡了，我已取得這堡了。』那些守卒，信以為他便是攻城的主將，衆心惶駭，把鎗礮亂放一陣，隨即飛逃。堡外的英國兵，聽見了堡中的

擾亂，衝入堡來，只見特拉罕姆，已經氣餒萬丈的，佔領了威廉堡。到第二天早晨，主帥要懲罰他的不遵軍紀之罪，他卻發誓道：『如果我真還要挨打，我以後，只要活着不死，再也不想單身獨個的去取別的堡壘了。』

過不多時，蘇拉耶多拉，又率了四萬軍兵，前來攻擊。克萊武卻乘大霧，搶到敵軍的中心，大殺一陣。退出時，雖也陣亂旗靡，蘇拉耶多拉卻攝於其威，求和退去。

但是我們實在是在輕於相信這個惡魔了。克萊武剛剛奪得了威德拉哥那個法國殖民區，便聽得蘇拉耶多拉又在秘密的答應要來幫助法國。但是他，雖在那裏進行他的陰謀，同時，又有別人，也在計算着要把他這窮兇極惡的魔君除去。他們的計畫，是要把總司令米爾澤非爾 (Meer Jaffer) 扶登皇位，且要求我們英國的幫助。這個計畫固好，可是如果遲延不進，我們是必要糟糕的。何以呢？法國的遠征軍，或已來近印度了。倘若我們不能立刻把蘇拉耶多拉除滅，那末，他們兩下連起盟來圍我們，那還了得？反之，如果我們果能成功，孟加拉，奧里薩，貝哈爾三省的主人，在實際上，豈非就屬我們英國？

在這場反對蘇拉耶多拉的計畫裏，我們行動的詳情，冗長複雜，不能細細的述說。總而言之，一切舉動，全靠來的敏捷吧了。克萊武，他的壯年的全部，差不多都已消磨於拚命的冒險中，現在又要進行一件拚命中的最拚命了。只帶領三千名兵卒，他便向蘇拉耶多拉的京都穆犀達巴德（Murshadabad）進發。橫阻於前，屯於一個名叫普拉西（Plassey）的村落裏的，卻有五萬敵人，還有一小隊的法軍，爲之幫助。這許多敵軍的一部分，是歸米爾澤非爾統率的，他雖已和英軍相約，說要在交戰時，率隊來歸，克萊武卻發見他和回君，非常要好，因而很可懷疑他是詐降。其實，他的態度，大概是要在交戰時，觀了風色，然後決定趨向而已。當時復有一個米爾澤非爾手下的將校，和我們的嚮導隊，遇於喀特瓦（Ottwa），卻叫我們深入一些。所以那時的光景，看上去，是很黑暗的。

克萊武於此，便召集了那有名的軍事會議，決定還是提兵前進，還是屯紮不行。除去七人之外，其餘的軍官，個個是贊成遲進的。克萊武的口頭也贊成，遲進可是他的心，卻表同情於那七個壯士。所以散了會，他就退到附近一處樹林裏岑寂之區，用了一個整鐘頭，把這件已決之案，重新

考慮。

至終這個青年領袖，定了志向，便轉到他的小軍隊中，發令叫在明天日出時，一致進攻。

在一七五七年六月二十二那夜，這小小的英軍，駐紮在一個蒙果林裏，圍以矮矮的土壘，卻已靠近了普拉西村了。他們躺下休息時，可以聽見對面大軍中所發出奇異的音樂。他們心中，或者會想到在克勒西 (Crey) 與阿金庫特 (Agincoort) 二役裏的祖先們吧，他們的地位，是很和那時相似的呀。

幾點鐘後，太陽就出來了。這一日，便是判決印度的命運的日子。克萊武和他的三千壯士，一起立在蒙果樹林的前方，五千敵人所造成的一個大的半圓形的中心點，準備着交戰啦。然而在英國的歷史上，我們的軍隊，曾經屢邀天助。例如西班牙的大艦隊，是大風浪把牠衝散的；克勒西一戰，法軍的弓弦，失了效用，是恰在戰前的一場大雨，把他們的弓弦淋濕而然的。屢次的屢次，我們得着同樣的意外助力，當我們的戰士拚命去猛戰，或者尙難制勝的時候。所以我們且不要因為得勝，便即自驕，但當把牠們，當做天意的格外加恩吧。

現在又有一個特別的事情，來幫助我們於普拉西了。初開火時，回皇的右翼，有法軍的砲隊，以猛烈的砲火，向我們射擊。克萊武的人數已少，是再不容有所喪失的，所以只得率隊避入林中，打算堅守到夜，然後乘黑進攻。

他剛剛避得進去，突然間，大雨傾盆，正和昔日克勒西一役裏的情形一般。在克勒西，我們的弓手，把弓藏入了弓袋，所以弓弦得以不潮，這一次，克萊武的砲手，卻用了便利的防水布，蓋住了鎗砲和軍火。至於對方，火藥雖多，卻被大雨淋得透濕，結果，他們的鎗砲，都成功了不能施放的廢物了。

可是他們信以為英軍的情形，也必是和他們一樣的，便大着膽，前來攻擊，自恃人多勢大，要用泰山壓卵的手段，除滅蒙果林中小小的英軍。但當他們蜂擁上前時，英軍中鎗砲齊發，勢如奔雷，卻把他們那濃密的進攻隊，轟的四分五裂，死傷積野，而其餘命大的，看見軍中最佳的領袖們，都已死亡，也都亂做一團的向後退去。蘇拉耶多拉，帶領二千馬卒，當先逃往京都，他那四分五裂的殘軍，也只好迅速後退，以避免那乘勢追擊的英軍砲火。

法國的軍隊，很勇猛的擡了一陣，可是那賣主求榮的米爾澤非爾，卻於此時把他的人馬，調離戰場啦。其餘的軍隊因之也就狂逃亂竄，而法國軍隊被衝得立腳不定，也只好一起飛逃。這便是普拉西之戰，英軍得勝的情形。尤可異的，我們的小軍隊，連死帶傷，只不過二十二人。

克萊武一直打到穆犀達巴德，把米爾澤非爾扶立為三省之王。蘇拉耶多拉曾被逃走了去，可是三天之後，卻被米爾澤非爾的兵士拿獲，在克萊武一點兒也不知道以前，馬上被處了死刑。

因此，法國的生力軍，由康特勒利將軍（General Count Jally）統率的，至終來到印度時，我們已經成功了印度最富之區，孟加拉與里薩和貝哈爾三省之主了；米爾澤非爾是只能在我們的督察下，治理的。所以我們現在可以毫不掣肘的，去抵禦法軍，而法軍的命運，經勒利的率領，不久就見愈趨愈下。他和他手下最好的軍官，不能相容，又得罪了他的印度的同盟者。他嘗試着要奪取馬德拉斯，卻被敗的損失極多。法國的兵船，已被我們趕跑了，至於勒利，雖然手握強兵，卻有許多時候，除率領着來往奔走外，一無所為。可是至終，和埃爾苦特（Eyre Coote）所統的英軍，對壘了好幾個月之後，他又嘗試着要去把那座被奪於英的汪德華西堡（Wandewash），重

復奪回。

挨爾苦特便在這個地點攻擊他，於是兩方的正式軍隊間，纔發生了兇猛的戰鬪；兇猛的程
度，竟和四個月前，窩爾夫（Wolfe）在亞伯拉罕峯上，贏得魁北克（Quebec）的那場惡戰一般。
在汪德華西，苦特和德勒帕爾（Dupleix）的雄才大略，大獲全勝，從此法人在印度南部的勢力，
掃數無餘。一年後笨第舍利也被取得，不久，法國的國旗，便絕迹於印度了。

第十一章 亥得阿利和馬刺塔人

我們的小史，現要講到又一時期，那漸次膨漲的英屬地，在治理的手段上，已比克萊武軟弱
的多了。在英印的歷史中，英國人而遭遇很大的不名譽，當以此時為僅有的時期。克萊武已經回
國了，這裏的人，既沒有強壯的手腕，為之約束，便也不肯以名譽和誠實，為行事的方針。於是前此
的興隆，日益衰敝，與土酋間發生的爭端，日趨兇惡，而土酋們自己也是彼此的反目，彼此的戰爭。
克萊武回來時，強健的手腕，又恢復了秩序和好的治理。可是為時不久，他又回國。在他末次

離開印度之後，混亂重回，一直等到英政府參與干涉，把窩梭哈斯丁斯（Warren Hastings）派爲總督，以治理東印度公司的屬地時，騷擾方止。哈斯丁斯是個能幹的人，有許多地方，和克萊武相似，然而他現在所要抵禦的攻擊，實爲前此所未有的猛敵所施。

從督伐其在日以來，馬刺塔人的勢力，無日不見澎漲。他們對於克勝北印全部的嘗試，固已制止於旁尼巴特（Panipat）的大敗；這一役，北部的回軍，得着阿富汗君的幫助，曾力摧強敵，殺了他們二十萬人。可是在西印和中印，他們的勢力，卻仍極強。於是賈索爾（Jaore）的君主亥得阿利（Hider Ali），便以堅毅兇勇的精神，和這些好亂成性的戰士，連爲同盟，並把我們所助以反對他的海達拉巴（Hyderabad）的劣君，也拉入盟中去了。

我們在馬德拉斯的當軸者，乃是一班無用的人，就中尤以長官湯姆士倫波爾德（Thomas Bumbold）爲最顛頂。他們雖也得到頻頻的警報，卻只置之不理，一無預備，以致亥得阿利得以率領大軍，突以雷雨之勢，瀉下山邊，侵入加爾那的平原。逢人殺人，逢屋毀屋，無論城市鄉村，概付一炬，但見黑煙蔽日，連綿不絕的直到馬德拉斯的城邊。派去抵禦的英軍，已被他們擊敗了，如

果亥得，而果以全力去打馬德拉斯，馬德拉斯必爲所陷。

哈斯丁斯，那時正在加爾各答，一聞警報，馬上就派挨爾苦特爵士，領兵往救。挨爾苦特，是個勇敢的軍人，——普拉西一役，贊成前進的七人中，一個便是他，——所以他一到，便趕走了亥得，救出了這個市城。但是我們還得和馬刺塔人戰爭哩，他們的勢力，直到一八〇三年，方纔完全消滅。

雖然，我們卻設法奪取了他們一個大堡壘瓜利爾 (Gwalior)，因而暫時鎮服了他們。這場奇特驚人的功績，是我們中一個已被忘記了的英雄坡帕謨 (Popham) 隊長所成就的。這個堡寨，棲於一個高至幾不可攀的山岩上，當時的人，都以爲決無奪取的可能，便是挨爾苦特，也說必是有神經病的，纔去攻打牠。但是我們在印度的戰史，是充滿了豪勇的奇績的，而這件事也就其中最可注目的一件。

用了兩個月的功夫，坡帕謨看守着這個棲於險峻的山岩上，高不可攀的堡寨，——一面晝夜的看守，一面盡力的設計，以求奪取牠。第一步，他設法把幾個本地的間諜，放進城去；然後再於

一七八〇年八月三號的晚上，挑出二百壯士，各以棉絨裹足，隨着一個英國軍官和四個隊長，悄悄的爬到堡寨的牆根，爲之後盾的，還有士兵二旅。

山岩的第一段牆頭，是用梯子爬的。這段之上，乃是一段高十六英尺的滑的石牆，他們也慢慢的靜靜的升上去了。從這一點起，迎面而矗立的，又是一個一百二十英尺的陡坡。在這裏只要幾個敵人，便可以把他們輕輕摔下，跌成粉碎了，然而馬刺塔人深信以爲只有猿猴纔能爬得上來，因而盡皆熟睡；兼以決意爬城的人，綿絨裹足，行動無聲，所以這段陡坡，也被他們平平安安的爬了上去。

末段石牆，還有三十英尺高，牆頭上已有預在城中的間諜們；放下繩索來了。先是幾個印度兵，援繩而上，其餘的人也相繼而登。一經全體上城，立即排成隊伍，衝入那些睡熟了的守卒們的營盤裏去。幾分鐘後，這偉大的瓜利爾堡寨，便落入我們的掌握了。馬刺塔人羣以爲飛將軍自天而降，驚爲神兵，便是他們的大酋長辛第亞 (Sindia)，也自滿心畏懼，以立刻謀和，爲最好的法門。

我們可以明白那時候英國是何等的危險，如果想到在歐洲，我們和法蘭西，西班牙，荷蘭開戰，在美洲又和殖民地戰爭。法國既派海軍，幫助我們的殖民地，和我們脫離關係，便又遣派有名的薩夫郎（Suffren）提督，率領大隊海軍，幫助亥得阿利和馬刺塔人，把我們趕出印度。可是等到亥得阿利死後，這長久而使人生倦的爭競告終時，我們的國旗，不但仍是飛揚，並且植根愈固。從窩稜哈斯丁斯強健的掌握裏，英國的領土，一畝也沒被那能征善戰的仇敵，和加入助敵的法人，奪了去呀。

其實，土酋們，在彼此不相殘殺時，施與我們的不斷的攻擊，乃是我們的帝國，所以能够擴充其領土於印度的真正原由。因為我們每一次打敗了，要想毀滅我們的嘗試，便多一次機會和新省接觸，而這些新省，不是要我們幫助他克勝隣省，便是要圖謀設計來害我們的。所以我們雖是早已在設法要避免在印度多所開疆多所設政的煩惱，然而這印度各省自己，不是自相攻擊，便是攻擊我們，或我們的保護國，便把我們趕到往帝國去的路上來，強迫我們身經多年的戰爭，從南方海濱，打開道路，一直來到北方的山境。可注意的是：在印度的長期戰爭裏，雖然侵犯之來，每

從北方的山徑，而最後的克服和統一，卻是來自南方，來自大海的。（譯者按這段雖也未免是英國人的口氣，卻也可以拿來給我國人說法：（一）內亂是外侮之源；（二）憤外侮而不自強，徒然排外，是把外人「趕到往帝國去的路上來」的政策。）

第十二章 我們怎樣掃清了領到帝國去的道路

一七八六年，康華理男爵（Lord Cornwallis）來做印度第二任總督時，有馬刺塔強敵，時於我們的西邊和西北邊，又有賣索爾的回君，亥得阿利的兒子，第普（Tripoo）。這兩個，乃是那時我們僅有的真的大敵人。英國政府，以總督爲其代表，現已明公正氣的踐位爲印度國，莫諸大強權之一了。

第普，也和他父親一般的恨惡我們，竭力要計激法人和阿富汗人，與我爲仇，所以至終我們被迫沒法，只好連合馬刺塔人和我們那不可靠的同盟者，海達拉巴的君主，來反抗他。一七九二年時，我們攻下了他的京郡，並佔領了他在馬拉巴海岸邊的一些地方，以防止法國人由此上岸。

來幫助他。這件事，卻只使他心裏，充滿更爲蠻野的報仇思想，所以我們當時雖然情願讓他許多利益，只要他肯和我們爲朋友，停止和法人同謀害我，而我們至終還得和他交鋒。後來他被參將亞搭爾衛爾茲力 (Colonel Arthur Wellesley) ——便是日後那有名的衛靈頓公爵 (Duke of Wellington) ——圍困在他自己的京都色林加帕潭 (Serjingspattam) 裏，終又爲我軍所打破。城破時，第普被殺於一個城門邊的接近交戰，而他的王國，即以滅亡。第普即滅，他的國土，仍舊給還那被亥得阿利逼走的印度舊皇族，他們在今日，治理的又好又平靜。

從此，印度本土的強權，不屬於我們的保護的，只有馬刺塔人一族了。他們的精兵很多，爲之統領的，有許多都是法國的軍官。那時，這些法國的軍官，當然是以盡心竭力，以求增加法人於印度的勢力爲目的的。印度的侵略，在我們歐洲的仇敵拿破崙的口裏，也是常常談到的呵。

當時的總督衛爾茲力侯爵，乃是個有決斷而且又有眼光的政治家。他比前次任何人，都更看得清楚，以爲大不列顛必有一個統轄全印的日子。自然，我們必得去和馬刺塔人開戰，可是我們的軍隊，已比克萊武時候強得多了。除了幾旅訓練絕精的英軍之外，又有兩個出類拔萃的

人物——亞退爾衛爾茲力爵士和勒克 (Lake) 將軍——來統率他們。

不久，一對馬刺塔首領何爾卡 (Hollar) 與辛第亞中間，自起了極其兇惡的戰鬥，又有個第三首領，名叫倍許瓦 (Poutwar) 的，深恐戰禍之波及，而自請保護於英國人。那兩個馬刺塔首領，一知這事，不由大怒，決意要來攻打我們。衛爾茲力將軍，是領兵去抵禦他們的，派了一個信使，給辛第亞說，如果他肯抽兵出境，一切都可作為罷論。可是辛第亞回答說，『你先走。』因此，亞退爾衛爾茲力道：『我已經給你和平的機會了，可是你要選擇開戰。好，戰吧！』

四日之內，衛爾茲力連下了辛第亞兩處堅固的地方，又過不久，乃和敵軍交戰於阿賽 (Asay)。辛第亞軍有五萬人，其中多數有很好的訓練，又有法國軍官率領他們。他又有一個一百尊大砲的強砲隊。衛爾茲力呢，只有四千二百人，內有第七十八蘇格蘭軍，第七十四聯，和第十九輕騎隊。他一聽見敵人想走，便決定立刻施行攻擊，並不待史蒂芬孫將軍 (General Stevenson) 率隊到臨。

這真是一場惡戰。我們的砲隊，擋不住敵砲的多而且精，已經敗了。前進既止，馬刺塔的馬軍

便衝上來。但在他們尚未衝到我們的步隊之前，我們的輕騎隊已經衝到他們隊裏。這是他們遇見英國馬隊的第一次，大驚失措，亂陣飛逃。當馬隊衝入阿賽村的馬刺塔步軍隊時，我們的步隊也又刀劍耀目，行伍整齊的，逼上前方來了。

當我們的兵士，疾風掃葉般衝過他們的砲線時，這些馬刺塔砲手，一齊倒在地上，好像都已死了一般。但當我們一經過去，他們重復爬起來，調轉砲，向我們背後打來。這時候，背腹受敵，真是危迫萬狀呵。可是英國的步軍，訓練有素，決不因此而搖動的。那第七十八隊，轉過身來，衝向後去，卒救全軍。戰是打勝了，不過我們這次失去的人數已在全數三分之一以上。

勒克將軍的戰勝於西北，也有同等的重要的。馬刺塔人統率於法將培隆 (Petron)，在戰事上，真可謂能。其中一場最爲兇惡的戰鬥，乃是一八〇三年年終時，拉斯瓦里 (Laswalle) 之戰。這一役，我們雖終得勝，然已涉險被創，困難萬分了。

在這裏，有個異奇的景象，是我們不能不略爲道及的。勒克將軍既以全力擊散了德利城外的辛第亞軍隊，即於日落時，和將士騎馬進入這個蒙古帝國的古都城。這實是英國人以征服者

的資格，進入這個古皇城的第一次呵。

德利城中那些可憐的市民，一個個都大睜着求知的，驚異的，或者竟是恐怖的眼睛，千萬成羣的，來看這些新奇的戰士。他們入城了，他們要幹什麼？德利城又要重遭一番的劫掠嗎？這些問題，自然是他們所要問的，因為他們實不能曉得新征服者之來，是要為全國的人民，造就一個公正的，和平的，平等待遇的新時期，和阿卡巴時代一般，或竟勝於那時的呵。然而這個時期的降臨，或者很慢，卻亦是意中之事。

在個華麗的宮殿裏，——便是沙機罕盛時所建造的。——勒克看見一個很老很老的老人，坐在一個破敗的華蓋下，眼睛瞎了，是末次的侵犯者挖出了的，無衣無食，非常可憐。他是誰？他是大蒙古帝國的嗣君，雖還擁着虛號，其實是一個沒有領土的可憐的傀儡皇帝而已。勒克和他的將士們，到晚間，就策馬離去這座大而好像鬼窟的宮殿，這可憐的老人，當然仍是住在殿裏，夢想他昔時的榮耀的。然而他已得了人家的告訴說，他和他的子民，將來要受大不列顛的保護，馬刺塔人，將不能再來蹂躪他了。

辛第亞既敗既降，那別一個馬刺塔首領，何爾卡，卻堅守着拉奇普坦納，行軍敏捷非凡，也成了我們一個最活潑最騷擾的仇敵，和南非洲的部耳（Boer）人一般。他竟有一次打的英軍大敗塗地。但是勒克將軍，以再接再厲的毅力，脅迫不已，最後他的軍隊，也只嚇得四散奔逃了。何爾卡自己曾逃出去，可是後來又歡歡喜喜的回來，仿照辛第亞的故事，和英人謀和。

第十三章 慘遭焚掠的地方

賴有衛爾茲力公爵強毅的政策，那擾亂全印爲時已久的馬刺塔人始現衰滅。後來，他們又會蠢動一次，然亦終於剿清。我們現在已經是印度的第一強權了；除去判查布一個地方外，其餘各州各省，不受我們的指揮，便是受我們的保護的。惟有在判查布，塞克敦，已在漸滋暗長，而成一個極有勢力的民族。

所不幸的，我們母國的人民與政府，初雖炫於衛爾茲力公爵得勝的榮光，突於我軍爲何爾卡所敗於拉奇普坦納時，驚懼莫名。雖有勒克將軍，至終把他降服，而在母國人的心中，卻都以爲

我們所佔的領土，已經太大，難以守護了。這真是懦夫之見，一點兒遠大的眼光也沒有的思想。可是衛爾茲力公爵終於召回，繼而派去的，初爲康華理（他曾二次被派），次爲佐治巴洛爵士（George Barlow）都以為開倒車爲事務。他們把領土還給惡劣的君王，解散了依賴我們者，我們間所訂的盟約，又拒絕再去保護各弱邦以反抗他們的壓迫的強隣。

其實，他們都是這樣想，以爲只要自顧自的往下幹，財，更會發的大，情況也更會進步的。而實際所得，卻使我們英國人，蒙上一層可恥的辱名。在西方，那可憐的拉奇普特人，拒絕去幫助馬刺塔人反對我，乃就因其輸誠於我的原故，深受這殘暴的馬刺塔人的蹂躪。那末，施救於他，是我們的責任了，卻竟坐視其危而莫之救，以致全拉奇普坦都淪入戰爭與擾亂，莫能自拔。

只要舉出一只故事，便可以表明當時的情形了。馬刺塔人一邊正在隨意所之，肆其殘暴時，一邊又有兩個拉奇普特會長，因爲都想迎娶烏帶浦耳（Udai pur）的拉納（Rana）的美麗女兒，便互相爭戰，互相慘殺，且當地一切會長，差不多沒有一個，沒加入競爭。可憐那拉納，創巨痛深，情願割捨國土的一半，送給英人，只要英人施以幫助。若遇克萊武，窩稜哈斯丁斯，或衛爾茲力，

他必馬上得着救助的，然而現在，他竟遇着拒絕。所以只得以領土的四分之一買得一個阿富汗的冒險者阿米爾汗 (Ameer Khan)，率領三萬兵馬前來救助於他。

可是這酷虐的阿富汗人一到，便命令他把女兒殺了，以息戰爭。可憐這勇敢的女子，聽得這一個判決，立即承認死之一法，是救父的無上良方。她的哥哥，是派來刺死她的，可是行刑時，手顫無力，不能持刀。於是改用毒藥。她喝毒時，囑咐她失望的母親不要憂傷，因為快快樂樂的犧牲一己，是拉奇普特女子應盡的本分。這才吞服鴉片而亡。

這是一個可怕的故事，卡拉丟耳 (Karadur) 的老酋長，薩格溫辛夫 (Sagwunt Singh) 聞信之下，驚懼萬分，立刻上馬飛馳，要想於公主尚未畢命之前，搶先趕到烏帶浦耳抗議這種慘劇。他跳下馬，便大叫道：「公主還在嗎？」既知已死，乃翻身上馬，穿過殿堂，來見那愁眉默坐在皇位上的拉納。

他在君王面前，解下佩刀，怒不可遏的顫聲大叫道：「我的祖先，已經爲陛下盡忠三十世了。對於你，我的君王，我不敢說別的，只是我的佩刀，決不再因陛下而拔了。」說畢，把佩刀和盾牌，一

起丟在君王腳下騎馬而去

這個故事，指出當日的印度，也和今日一樣，男界女界，都不乏高尙的人。可是我們有匡扶之力而不施，想起來真是可恥的。九年之後，我們的自私狂，才爲哈斯丁斯公爵的強手腕所挽回。那時，拉奇普特人仍請求我們和他連盟，施以保護，便見我們不但是口頭的允許他，並且實實在在地施以扶助了。

那時候，我們真再不可以不施行強的手腕了。印度的中部，至此時已經徧受了馬刺塔馬隊的焚殺，齊遭了一種品大里斯 (Dairpur) 馬賊的蹂躪。這些嗜殺人的惡魔們，焚燒了無數處的安樂鄉，殺死了千千萬萬的婦孺，拷逼了許許多多的農夫，而英國人，當時只要他們不侵入英屬領域，竟都推爲不見，任其橫行。英政府和英國人民都這樣說，干涉人家的自由，是一件極不對的事情。所以我們只束手旁觀着這些可怕的事件，接二連三的發生。說也可憐，常有全村的人，一起自殺，以逃避這些惡賊們的拷逼的哩。從此我們也可以明明白白的看出如果英國而使印度人民獨立自謀，情形即將何似了。

至終，在一派軟疲的治理者之後，來了哈斯丁斯公爵的強手腕。一天，那些專以殺人爲事的品大里斯馬賊，正在山間林際，相聚而談他們的贓物和殺戮時，突然間，毫無預警的，來了孟加拉和馬得拉兩處的軍隊，把他們包圍的水洩不通。四下裏英兵和本地軍隊，漸漸的愈包愈近了，於是這些殺人的人，才嘗着被殺的滋味。結果，他們被殺了數千人，總算一鼓剿滅，大患永除。

於是我們又得去剿除馬刺塔人了。戰爭是很猛烈的。倍許瓦耳 (Peishwar) 那哥不爾拉查 (Nagpore Raja) 和何爾卡都在其中。辛第亞見機而作已降伏了，可是其餘的人，猶得敗然後止。至終，哈斯丁斯大獲全勝，把那多年的害馬，一旦盡除。這拯印民於水火而登之衽席，實是哈斯丁斯一個人的功勞；因爲英國國會，只叫他去鎮壓英屬領地裏的搶劫，並沒叫他去領兵打仗的。

馬刺塔人又會橫刀而向我們的原故，其中之一，自是因爲我們那時，另有一個困難之點，足以誘起他們的乘機心。尼泊爾 (Nepal) 的廓爾喀 (Gurkhas) 人，既征服了俯視孟加拉的高地，得隴望，又在起首攻擊我們轄下的低原。我們和他開仗，一共費去了兩年工夫。兩年之間，因

難萬狀，因為我們的軍隊，必須在濃密的森林裏，砍路前行，大砲呢，也得拖到極高之處；沿途又都是些羊腸小道，或高在懸崖之上，或低經深谷之中，危險峻削，最是不利遠征的。

起初，我們失敗很烈，馬刺塔人和塞克人，都以為我們至終也遇見敵手了。可是等到明哲的蘇克蘭老將與阿克特龍尼（Ochterlony）到了尼泊爾時，戰局立刻就改變過來。他接二連三的奪得了廓爾喀人許多個堡寨，終乃長驅而至他們的京都，卡特曼杜（Katmandu），於是廓爾喀只得求和了。從那時起，這些勇敢的小廓爾喀人，常常投入我們的本地軍中，為我效力，且成功了軍中的幾個訓練最佳的軍旅。他們會隨着我們的國旗，赴個許多次戰場，也和我們合作過許多次的禦侮，都是英勇非凡的。

（譯者按：本章實地發揮「印人不能自治，英人加以干涉，乃是義不容辭的事情。」這層意思，說的何等冠冕堂皇，然而這究竟是帝國主義者的門面話呀！讀者不可被他瞞過。雖然，話又說回來了，『國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凡我國民，當引為鑒。）

第十四章 判查布的收入版圖

蘭機特辛夫 (Ranjeet Singh) 綽號叫「拉何爾的獅子」，滿臉的麻子，狡猾的眼神兒，獠頭式的嘴，卻假裝做信教甚篤的人。其實他簡直和猶太的國王赫洛德 (Herod)，不相上下，殺個頭兒，砍個手兒，截個腳兒，對於他，很是件不在心上的事情。

一天，有人給他看一張印度的地圖。他問道：「這些紅的塊兒，是什麼意思？」人家告訴他說，紅塊都是英國領土的表記，他就把圖一丟，蹙着眉頭說道：「這塊地圖，不久便要全都變紅了。」

他既克服了判查布，就看出了和英國人做朋友，是條上計。可是在同時，他又使塞克人，成為強有力的軍國，又從阿富汗人手裏，奪取了倍許瓦爾。這是兩件不利於英國的事。

適當其時，我們很不喜歡俄國人漸漸的移入印度的北部，所以就很想和阿富汗的酋長多斯特，穆罕默德 (Dost Mohammed) 聯為同盟，因為那時俄國也已派了人，到他那裏了。多斯特穆罕默德是個梗直而誠實的軍人，聽了我們使者的一番話，便說如果我們肯使蘭機特辛夫將

倍許瓦爾還給他，他就依我們的意思行事。我們拒絕了他的請求，於是他立刻就容納那俄國公使，駐在喀布爾。

我們對於阿富汗人並沒有什麼真正的爭端，但是震於自己的地位，於一百年之後，又要爲另一歐洲強權所侵犯，就不得不拿出積極的手段來。在昔時，敵人之來，多由於海，我們是海上的強國，所以很可以制伏他們。這一次的危險，卻是從亞洲，取道旱路而南下的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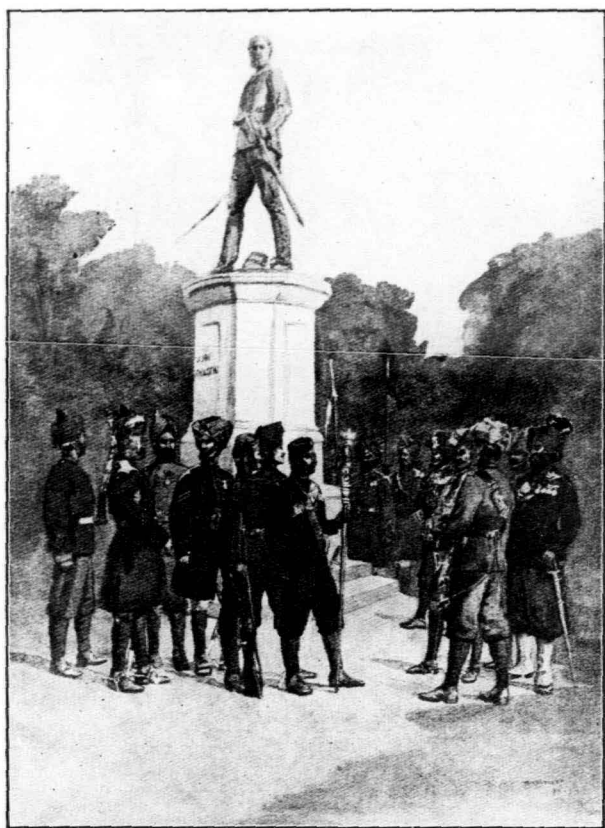
所以我們就攻擊那可憐的老多斯特，穆罕默德，他逃走了，我們就把那毫無價值的蘇渣王 (Shah Soojai) 扶登王位。我們用兵力制伏喀布爾和坎大哈 (Kandahar) 四近地方，有兩年工夫，後來覺着糜費太重，便停止發給那些阿富汗山族的酋長們貴族們使不騷動的薪金。誰知這麼一來，他們立刻成了我們的仇敵，而我們的地位，也就日愈困難，日愈危險起來。因爲在後方的印度，也沒有一國和我們友善。加以辛德人很不喜歡我們，塞克人自蘭機特辛夫突然死後，沒有鎮定他們的人，他們也就以兇悍而妒嫉的眼光，虎視眈眈的望著我們。

便是因爲當時的情形是這樣的不幸，所以後來的結果，竟是在印度的英國軍隊，從來的失

敗中，失敗最烈的一回。這個或者也是我們惡待老多斯特，摩罕默德的懲罰吧。可憐這被逐的老
人，現於麥克乃夫頓爵士 (Sir W. Maconaghen) 面前時，形容枯槁，面目憔悴簡直像個活鬼
一般。爵士是駐於喀布爾的英國使臣。在一天的黃昏時，同着一個伴侶，騎馬回家，一面談着時局
之黑暗逼人，忽見北面來了一個騎馬的人，向着他們疾馳而至。

霎時間，這人已經到了他們的面前。仔細一看，只見他穿的雖是襤褸，精神卻是強健，鈎鈎的
鼻子，高高的眉毛，凹凹的眼睛，三絛疎鬚，盡成灰色，似乎久已沒有修整過一般。他跳下馬，攀住英
使臣的鞍鐙，恭恭敬敬的行了一個深鞠躬禮。這人便是多斯特摩罕默德，他倦於流逐的生活了，他
來，因的是投降，情願任憑我們怎樣去處置。所以我們也就送他到印度總督那裏，做個上賓之職，
每年給他二萬金鎊的養老金。

這時候，阿富汗人舉國多興起來攻擊我們了。我們在喀布爾的兵力，雖不算少，卻是統馭無
方，所以那可憐的使臣麥克乃夫頓爵士，和別幾個官員，都被殺害了。而於一八四二年的正月六
號，那裏又有我們的四千兵卒，和一萬二千男女老幼，相信了阿富汗人的契約，便在嚴寒凜烈之



隊軍之中攻圍利德年七五八一

中出發，要想穿行高山深谷，取路回印度來。

可是阿富汗人，是已經發誓不許一個英國人活着離開他們的國境的。這段回印記，道路迢迢，死亡相繼，說起來，真是太怕人了。沿途不絕的屠殺，我們的軍隊，沒食，沒火，又沒得休息，只是拚命的且戰且行，但見人數一時比一時的少，咳，不是饑寒而死，便是受了敵人不斷的襲擊而亡啦。

沿着那黑暗的喀布爾山徑，一直上去，艙滿了我們這隊勇敢的軍人的死屍。只有六個馬匹較好的軍官，到得乍拉拉巴德 (Jalalabad) 數里外一塊地方，而尚有餘力，能够騎着疲馬，帶着破刀柄，痛苦萬分的馳進這鎮裏的，卻只有一個人。這人名叫布里頓博士 (Dr. Brydon)，他的得以幸免於難，也只是一件得徵天幸的事情。當時他的同伴，被殺的也多了。霎時間，一個兇猛的阿富汗馬兵，馳到他的身傍，要乘機施以毒手。布里頓的馬忽然失足，把他掀了下來。那阿富汗兵更不停留，乘勢就是一刀。卻斬壞了他的佩刀，餘勢不衰，又割破了他的膝蓋。布里頓疼痛難忍，不覺彎身向前，豈知那攻擊他的人，卻以爲他這麼彎身，是在拔取手鎗，便立刻撥轉馬頭，騰躍而去了。

幾個月後，波羅克將軍 (General Pollock) 率領着一隊英兵，攻入阿富汗，取了喀布爾，救出了我們被獲的男女國人。然後又把阿富汗人，很很的教訓了一頓，才提兵而回。

這事之後，我們立刻又和西北方的辛德人在印度斯河上大戰起來。結果，我們奪取了辛德。三年之後，那久已料到的塞克戰爭，於是乎起。蘭機特辛夫死後，再沒有人能夠約束那些從他征服查布，奪取倍許瓦爾的猛士們了。於是全國大亂，那軍隊，差不多包含了全國的人民，起了屢次不一次的兵變與屠殺，至終乃都大鬧着要出國去侵伐隣邦。那母后，——蘭機特辛夫的寡妻，——被他們鬧得沒法，為免除暴動起見，終於允許他們去侵犯英屬的領土。

戰爭迅雷般隨之而生。我們在印度廣闊的平原，是得勝慣了的，不覺便看低了敵人的戰鬥力；迎戰時，方才覺悟，而敵人精練的鎗砲，已是撒豆般打來，把我們驚駭的了不得。

第一戰，在穆德歧 (Moodkee)，我們雖能得勝，代價卻是貴得很。三天後，又發生了飛洛沙 (Ferozshah) 的大戰。這一役，雙方惡戰，死亡最多，真是我們在印度的第一場猛烈的戰爭了。結果，我們剛剛支持得住，總還算好。接着還經了兩場惡戰，一在阿理窪 (Aliwal)，一在索布刺温

（Gobran），敵人雖猛，終被驅回，退過薩特勒日（Sutlej），抵抗力完全消滅，因而不得不降。

可是這身軀長大的塞克人，只因性好戰爭，對於我們，是並沒有什麼惡意的。後來有一個塞克人告訴一個英國軍官他怎樣在阿理達一戰裏，跪着接受英國馬隊的攻擊；據說他膝行而前，經了我們三次的攻擊，纔失去知覺，倒在他已死的同伴中。末了，他又把他的小手指伸出一點兒，指着說：「你們好過我們的，真真只是這一點兒，——只這一點兒，再也沒有得多，可是你們到底指揮的好。」

後來我們又和辛德人開了一戰，於是塞克人決定要和我們再來一回。我們相遇於企梁華（Chillianwali），那塊亞歷山大曾打败了波勒斯的兒子的古戰場。塞克人的兵力極大，他們的戰隊，強烈非凡。我們呢，調度的非常之糟，所以失去許許多多的軍官和兵士之後，方纔剛剛贏得他們，而敵人們雖然敗北，卻得着後援，聲勢便又百倍於前。他們想盡了方法，要引誘哥夫將軍（General Gough）去攻擊一個非常堅固的地方，但是他決不上當，很忍耐的等候，直待一隊英國的生力軍到來。可笑那塞克人本是應當早施攻擊的，卻等到英軍兵力充實之後纔出來，且又

移到一處形勢較劣的古者拉特 (Gujerat)。

哥夫將軍，這纔下令攻打。現在他既有了精強十倍的礮隊，便能毀滅了敵人的鎗礮；然後纔以靈銳的手腕，指揮步兵，向前猛擊，完全打散了對方的軍隊，把他們的礮隊盡數擄獲了來。這勇敢的塞克人，苦也吃够了，這纔死心塌地的歸降我們。判查布，末一個獨立的本土王國，便是這樣成爲英國的屬地的；從此，印度的地圖，直到北方的大山區域，都染成了紅色了。

第十五章 印度軍的叛亂

至終我們成了全印度的地主，再沒有人能和我們爭權或破壞地方上的治安。我們還和緬甸人打了一戰，結果把緬甸的南部收歸版圖，自是有的；不過在印度，卻大家相安無事了七年工夫。七年既過，戰爭慘禍，突然復臨。我們所轄的印度軍隊，離叛起來了。

這次可怕的叛亂，時人會爲推求而得多種的原因。那時有個新式鎗彈的故事，徧傳於印度軍中，說英人新造的子彈，多塗了豬牛的油脂，以褻辱印度兵與回教兵的。再加以好亂的人，到處

去祕密的加以煽惑，口稱英國人將要毀滅本地的古宗教，要把基督教來代替牠們。

這些事情，自然相幫着激怒了土人軍隊，可是在這一切的後面的，乃是因爲印度承平於久亂之餘，印兵自恃功高，自尊自大，便覺不能滿足，不安寧靜吧了。這裏的古代預言，又有一種，說是印度聖地，將有百年受治於白種人。推算起來，從普拉西一役，到現在，不是剛巧一百年了嗎？

這反叛雖然使我們震驚失措，可是未發之前，警示也是不少，若能先事預防，也並不是不可遏止的。當時常有印度士兵，中夜集會，繼之以對於官長的立刻不加尊重。同時又發見了無數小餅，從一村傳遞到別一村。英國人固然都不知其用意何在，可是個個人，都覺得必有一種稀奇的黑幕，徧佈了全印度的地方啦。

叛亂時的驚怖，和叛亂中的英雄，可以翻閱關於那次大叛亂的歷史。那些記錄，讀起來雖是可怖，卻又使人不忍釋手的。第一次暴動，發生於巴拉克普爾（Barrackpore），在加爾各答北邊一百英里的地方。賴有那超邁羣倫的赫爾色（Hearsey）參將，那次變亂，倒剿平了。但是不幸在五月十號，風潮發生於米刺特（Meerut）時，那罪無可赦的愚夫休易特（Hewitt）將軍，卻

使叛亂得到第一次機會。他手下雖有一隊精強的英國軍，而竟束手旁觀，一任印兵去焚燒市鎮，殺戮歐人。無論男女老幼，只要是歐洲人，一被他們搜得，沒有一個得而倖免。

他們在這裏，既得了勢，便又乘勢衝入德利。可憐德利城中的英人，一點兒也沒得着休易特的警告，對於這場臨頭的大難，尚在夢中呢。大阿卡巴的後裔，那年老無能的巴哈丟耳皇帝（Bahadur Shah），被叛兵擁戴爲君。許多日裏，德利簡直變成一座屠殺場，恐怖萬狀，一切屬於英國的，都被消毀，——男人，柔弱的女人，年幼的孩童，都被他們弄死，致死之法，每每慘毒非常。可是這些人雖然慘死，卻也報了仇了。九個英雄，守護着德利的兵工廠，廠中火藥軍器，聚積如山。反叛的印軍，蜂擁般打的來了，大尉羅比（Willoughby）努力迎敵，既放了他末次的礮彈，便高高的舉起手來。斯庫利（Scully）一見，立刻就就在火藥堆上點火，霎時間，轟地一聲，那巨大的火藥庫和堡壘，一起飛入半天，周圍十幾英里的地，都被震動。

印度國裏，到處都有些四無救援的小隊守兵，極其英勇的努力拒敵，視死如歸。孔坡（Cawnpore）地方被他們屠洗了，可是勒克瑙（Lucknow）抵住了他們。在德利，且有一小隊英軍，起

始冒險去圍困他們。於是軍旅匆促的從英國派來了，塞克人是向着我們的，又有那身軀矮小的廓爾喀人，從尼泊爾來援助我們。最後，這一髮千鈞的時勢，只繫於二件事上：一是我們能不能奪回德利，一是勒克瑙使館倒不倒。

勒克瑙的英雄守卒，隨着勇將羅凌斯 (Lawrence) 的指揮，在那整日整夜的鎗林彈雨中，抵禦數千暴敵，危難萬分。甚至已經受了傷的人，於需助最急時，多從醫院裏爬出來，躺下放鎗，或爲別人搬運一切。羅凌斯中敵亡身，可是哈味羅克 (Havelock) 和烏特藍 (Outram) 二人，已帶着一小隊兵力，衝開敵陣，進城協助守兵。原來那時候德利城已經被約翰尼科爾孫 (John Nicholson) 所取，而戰局已經轉變了。繼而可林坎柏爾 (Colin Campbell) 領着大隊的英軍和塞克軍，把在使館四圍印度叛兵所據的要寨，一一奪獲，到十一月十六號，勒克瑙的大患方平。

我們的軍人，冒着雨點一般打來的鎗彈，攻打那些深溝高壘的堡寨，那時的戰爭，簡直猛烈到極點了。那其中最猛烈的，或者要數塞坎得巴 (Secunder Bagh) 一役。這地方有高牆，有城塔，有放鎗的牆洞，又有一隊強銳的印度守兵。所以那鎮靜的老可林爵士自己多這樣說：「自古

至今，當更沒有一個勇敢的功績，比較攻取塞坎得巴之役，更爲猛烈的了。」

敵人們看見逃走已不能夠，失望之餘，便都死戰。空氣中充滿了可怕的聲浪，不絕的鎗聲，印兵的詛咒聲呼喊聲，英兵所喊的「兄弟們，別忘了孔坡！」聲：雜亂萬端。可是我們至終攻進了塞坎得巴。蘇格蘭軍人的白色腿，好戰的塞克人的梭色腿，相映分明，一起衝入城去。第二天便見二萬印兵，身穿英國的舊軍服，一堆一堆的，徧橫在地面上啦。

勒克璣幸而免於同受孔坡的慘禍，便是藉着這樣的猛戰。可是可林坎柏爾要使婦孺們全體，都得平安，此後還打了好幾次惡戰，直到一八五八年五月，這場叛亂，方始告平哩。這次叛亂的消滅，也和德利皇城恢復了之後，在九月底那一天，阿格拉叛軍的消滅一般。

那天晚上，他們駐紮在阿格拉平原上，共有五萬人，還是有組織的，還是有戰鬥力和決戰心的。營中的燈火，閃閃於黑暗之中，可是一到天亮，燈光漸稀，以至於烏有，那屯在原上的千軍萬馬，一個都沒有了。原來他們反抗的精神，忽於那天夜裏完全消失。恐懼悄悄的進到他們的心裏，所以一到天明，大家紛紛四散，逃回故鄉，都去裝扮成和平寧靜的農人和工人，工作於田間，以免爲

復仇者所認出。

那瘦削的使館，仍然矗立；那爲叛徒的礮火所擊毀的破牆，是可以爲城中那些努力禦敵的男女英雄作紀念的，也和使館一同存在。我們還可以看見驕將羅凌斯的死處，這裏便是他在鎗林彈雨裏，獲得他最後的光榮之處。他中了彈，毫不退縮，反而很鎮靜的招呼大家努力抵禦，絕莫投降，保護婦孺，盡人事以待天命，他是何等的忠勇呵！環於使館四圍的，仍可看見各汛地，牠們各有各自的一段猛烈的小歷史，而我們便是在這些地方，阻止敵人，使不能長驅直入，肆其屠殺的。其中一處，叫做度普勒汛地 (Duprat's Post) 的，乃是一個與此同名的法國勇士爲我們盡力的地方。

叛亂過後，我們就掃清了那印度有名而可畏的末幾個名義上的幻影。第一件，那蒙古皇帝和他的朝廷，曾是引起反叛的幻影，從此時起，永遠不見於德利了。第二件，末一個僭稱爲馬刺塔人的酋長的人，是曾和納納薩黑伯 (Nana Sahib) 同謀殺害我們住在孔坡的婦孺的，他的威名，也消滅於孔坡。末一件，印度的政治全權，本是屬於東印度公司的，現在已移歸英國的皇帝。

第十六章 英皇轄下的印度

(譯者按：這一章純是一篇對於英皇歌功頌德的文字，顯然無疑，無庸譯者多許。)

印兵叛亂的戡平，是我們在印度末一次大規模的用兵。生命雖然喪失的極多極慘，而我們的立國精神，經此一番磨鍊，乃越是發揚光大起來。

亂平之後，小戰是還有幾次的：一次是把緬甸並歸帝國；一次是和阿富汗人戰爭；還有一次，是和我們西北邊境上的兇蠻民族交戰。但這不過是印度的舊歷史，從頭再演吧了。古時的危險，總是從北方來的，我們現在所感到的，也和在我們之前的蒙古人和其他宰制印度的人所感到的一般。

所以要了解我們對於阿富汗的末次戰爭，惟一的方法，只是記取那不過是防止俄國使不能由亞洲侵入印度的計畫的一部分。至於和邊境蠻民間所起的戰爭，差不多從不停止，也是爲保護我們印度的子民起見，所不可少的；那些蠻民，慍悍善戰，全副武裝的約莫有二十萬人，若不

施以抵禦，我們的人民，必然日甚一日的，爲這些山間游牧的民羣所蹂躪了。

世界各國的軍隊，當沒有能够像那在印度的邊界上保守和平的英軍，那樣行軍敏捷的。別國的軍人所歷的戰場，也再沒有像英軍在印度的西北邊境中，所歷的高山，深谷，大澗，懸崖，峭徑，那樣艱難危險。加以那些伺伏於山際堡壘中的，多是一些兇惡的，嗜殺的，不可制伏的強盜民族，鎗法既精，而所最好的，又是設詭計以陷害英人，或和英國軍隊決死戰。於是英國的軍隊愈益困苦。

我們和邊境蠻民的戰爭，前此往往是此平彼起，並非同時並舉的。然而一八九七年，維多利亞女皇舉行金剛石紀念那年，在我們的邊境歷史上，卻見第一次那山間氏族中的最強大者，一同起來攻我們。我們以超乎尋常的速度，把軍隊調到邊疆，深入羣山，愈英勇，愈危險，就好像打進了一個巨大的黃蜂窩一般。當我們追亡逐北時，或被敵人乘夜劫襲時，不斷的損失了許多將士。有時，敵人們人多勢大，攻破我們一兩處山間的堡壘，那末，堡中少數的守卒，往往慘死重傷，終至一人不存，方始罷休。可是最後，我們即在他們自己的山中，教訓他們，使知不列顛治理手腕的富於忍耐，雖有似乎如年的夏日，而一旦用兵，她的長臂，也和亘亘的冬夜一般。

這句如畫的話，便是帕孫（Parsan）族人自己說的。可是這項功課，必得教了又教，學了又學，便在邊疆號稱平靜的時候，都不免有兇惡的強盜隊，不絕的侵入我們的國境，又搶劫，又殺人。所以我們守邊的軍旅，是永不能撤的；這裏發生有許多次的小戰爭，我們住在本國的人，一點兒也不知道哩。

但這一切，乃是我們宰制印度者不可避免的責任。這個責任，印度人民自女皇維多利亞被宣告爲印度的皇后於德利那公開的參見廳之後，（一八七七正月一號）愈加懇切的盼望於我們。到一九〇三年，愛德華七世登了皇位，這種感情，又更濃厚。參謁日前二日，德利城外，舉行總督入城典禮。這次典禮，可以說是印度破天荒的一個奇觀。因爲那迤長燦爛的行列，代表印度全部，從此已一心一德的連絡起來。行列中共有五十五員當權的王子，穿着金衣，帶着珠寶鑽石，騎着黃金燦爛色彩鮮明的大象，隨於總督之後，徐徐馳來。這些大象，頸部都帶着丁丁作響的一圈銀鈴，身幹上又畫着朱紅，藍，黃，三種顏色。

行列中有形容可畏的阿富汗會和巴孫會，來自北方山境；又有緬甸會和南方的土會。總之，

印度的各部份，從前曾和我們交戰的各民族，莫不有其大人物，參與這場謁見，以表示他們對於皇帝的忠心和敬意。皇帝是全印度所仰望以求和平，興盛，與民族的進步的呵。

只有那忌妒心最大的仇敵，才否認印度和印度的人民受惠於我們的治理呢。這件事有個最大的證明，便是從一八五八年叛亂戡平後，印度國的裏面，和平康泰，未有間斷。沒有軍隊相與交鋒，沒有外仇踐踏印度的土地，更沒有土酋帶領軍隊，殺戮搶掠他較弱的隣邦。在印度全部的歷史裏，可以說她竟沒有過過這樣一個極其太平的時期。

此外我們還剿清了國中的匪盜，和那專以劫殺為事的盜黨（Thugs）。未經我們剿滅之前，每年死於這羣盜黨的，總有好幾百人。我們又制止了焚婦殉夫，和害死女嬰的惡風俗，廢除了奧里薩的空次（Khandas）蠻族裏所通行的人為犧牲。然在制止時，廢除時，並沒用一點兒武力。舉個例，那空次人相信每年必須舉行一次人為犧牲的典禮，以求一個惡女神的歡心。所以年年都有許多可憐的人，被他們聚在一處，處死。後來有個青年官吏——隊長麥費孫（Captain Macpherson）——到他們那裏去做官長。他和空次人弄得非常友善，就勸他們試做一個試驗

看看。大犧牲的日子已快到了，受死的人，也都預備好了。他們何以要死？要死的特別目的，是要求那惡鬼賜給他們一次好收成。

於是隊長麥費孫勸空次人把他們所預備的犧牲全交給他，又叫他們去向女神說，今年不供犧牲，乃是英國人的意思，如果女神有所責罰，儘管去責罰英國人好了，因為英國人說，他們願意領受女神的任何責罰。起初，空次人很是不安，但是事有湊巧，那年的收成，非常豐盛，而這隊長又毫無所傷。空次人這纔相信，這纔把人為犧牲的惡俗永遠廢除。

若是要把我們在印度所做的事情，一起說出來，未免太長了。我們知道成績雖然這樣好，還是有印度人不歡喜我們治理的。但是他們中最好的人，已是感謝我們了。有一個愛國而見識頗高明的印度人，名叫西德阿默爵士 (Sir Sted Ahmed)，在一次演說裏，這樣對他的國人說：「英政府是上帝把治理印度的權柄賜給他了，所以我們對於她，不可以懷惡意。我們對於那治理我們的民族，也是不可以存不好的心思的。再請想想這一層吧，——她的治理，是何等的公正！英政府對於受她轄治的人，是這樣寬洪大量，便是在世界的歷史上，也找不出第二個榜樣呀。」

又有一個中亞細亞的回教大王子，一次去拜謁阿拉伯的聖城，回來時，經過印度。他這樣形容英國人說：「他們的信心，固是黑的，可是他們的公正，是純潔而無疵。」

便因我們把這樣的太平、公正，帶到一塊一切都是殘酷和壓迫的地方，所以我們的君王，纔能看見印度全地，都團聚在他的統治權底下。緬甸全部，已經來到他的笏下了；俾路芝士坦（Baluchistan）又歸了他的保護。於是我們的鐵道，就一直駛上北部的高山裏，便是阿富汗自身，也劃了一條界線，請求我們在這界上，幫助他防禦敵人。

這便是我們在一九一一年時的印度帝國。在全部的世界歷史中，再也莫有奇於印度帝國發達的故事了，因為在一六一二年機罕和世界之光當國時，蒙古大帝國的威勢，普籠全地，而我們的帝國，不過是素拉一個渺小的商業居留地而已，又誰知三百年後，竟會成功這樣一個光明燦爛的帝國呢。

歐洲大戰，使印度發生了一個大的反響。這反響並不拘於正式軍隊，便是那些當權的王子們，也有許多帶着他們自己的人去攻打不列顛的敵人。他們明白他們的戰事，是和她同其休戚

的。如果這帝國不幸滅亡，印度的命運，也必隨而封閉了。某種程度的自治，現在已經許與印人，但這問題，是個難解決的，因為印度並不是一個國家，像歐洲人所看慣了的，乃是像我們所見，爲許多語言不同的人種所組成的。所以只有忠於皇帝這個束縛，能夠把這一切民族，團聚一處，而這個束縛，已爲大戰證明，是個強有力而真正的束縛了。（譯者按自治這問題，正是印人現在所極力要求的。他們據以要求的理由，也很多很充足。惟在帝國主義的英人口中，不得不這樣一概抹殺吧了。）

930
7940

人類的故事 上
下 七 角 每 冊

國 府 秘 書 處
* 室 書 圖 *
閱者注意
一、不得攜出本府以外
一、須依時歸還
一、應謹為愛護
如有損壞須照價賠償

日本小學

元1675

0-12-14

Young Men's Historical and Geographical Series
Ancient India
Th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中華民國十四年十二月初版

回(少年史 印度小史一冊)
地叢書

(每冊定價大洋叁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譯述者 滕 柱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商務印書館分館
北京 天津 保定 奉天 吉林 龍江
濟南 太原 開封 西安 南京 杭州
蕪湖 安慶 蕪湖 南昌 九江 漢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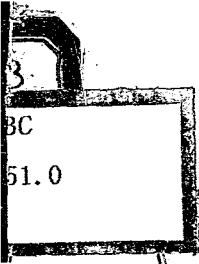
長沙 常德 衡州 成都 重慶 廈門
福州 廣州 潮州 香港 梧州 雲南
貴陽 張家口 新加坡

八五〇沈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1111

(7)



2/3 25

2